

花蓮閩南語的方音差異及音變研究 ——花蓮市、瑞穗及富里三個方言點的 調查研究*

陳淑娟、陳彥君
國立清華大學、中央研究院

本文調查花蓮市、瑞穗及富里三個閩南方言點，比較其異同並透過世代差異探究音變趨勢。三個方言點多數音類變體分布類似，僅〈箴箴_ㄗ〉類、「還」字與陽入原調有所不同；共同音變是[**dz**] > [l]，〈居居〉類有文白分讀趨勢，/o/往[ɔ]發展，元音系統朝*i, e, a, u, ɔ*/五元音演變，[-p]、[-t]、[-k]尾陽入原調趨向中降短調[32]。本文釐清前人瑞穗方言陰、陽入不分之說，瑞穗[-p]、[-t]、[-k]尾陽入原調趨近中降短調[32]，致陰、陽入原調不分；但喉塞尾的陽入原調喉塞尾多丟失，讀中平長調[33]，與陽去原調混同。富里陽入調多為高短調[55]，世代比較發現中降短調[32]將取代高調成為強勢變體。本文以結構擴散解釋[**dz**] > [l]及不同韻尾陽入原調之變異，並用催化演變及世界元音系統類型解釋花蓮元音系統的演變。

關鍵詞：花蓮閩南語、語音變化、陽入調、結構擴散、元音系統

* 感謝審查者提出寶貴的建議，他們的意見讓本文的論述更周全。分析語料由計畫助理陳雅玲及第二作者陳彥君博士調查，在此衷心感謝 94 位接受訪談的居民。本文是國科會計畫「台灣東部閩南語的語音變異與變化」(NSC 100-2628-H-134-001-MY3)之研究成果。

1. 前言

本文調查花蓮市、瑞穗及富里三個方言點的閩南語，探究花蓮不同地區閩南語的差異及音變。在二次移民且各族群混雜的時空背景下，東部閩南語的語言接觸融合比台灣西部更為直接、快速，是探究台灣閩南語接觸融合的極佳研究場域。然而過去台灣閩南語研究呈現「重西部、輕東部」的趨勢，¹而東部的宜蘭、花蓮及台東三縣市，又以花蓮閩南語研究最少，²僅見洪惟仁（1992, 1997, 2005, 2019a, b）的調查描述分析，³這些文獻使我們對其音韻及分布有基本的瞭解，然上述研究多為老輩典型發音人的調查，因此未能看出花蓮閩南語的音變趨勢。洪惟仁（2005）參照鍾露昇（1967）的調查，比對花東地區戰前出生者及戰後出生大學生的閩南語詞彙音讀，留下極其珍貴之記錄。在過去的研究基礎上，花蓮閩南語仍有許多需進一步探究的問題。

洪惟仁（1992）提到花蓮閩南語可分為三區：壽豐以北的漳州腔、壽豐玉里間的過渡型及玉里以南的高雄型台灣優勢音；洪惟仁（1997）則將花蓮閩南語分為北部的宜蘭偏漳腔及南部的混合型台灣優勢腔。洪惟仁（2019a, b）對於花蓮語言分區主要考慮閩南語、客語及原住民語等不同語言混雜之情況而分區，並非針對單一語種進行劃分。本文主要探討花蓮閩南語的方音差異，在洪惟仁（1992, 1997）的調查基礎上，選擇花蓮市、瑞穗及南部的富里閩南語進行調查，每個方言點調查老、中、青三代共 94 位發音人，以兼顧花蓮閩南語的地理分布及世代差異。

根據這三個代表方言點的調查，我們將分別討論以下幾個問題：（1）三

¹ 例如洪惟仁（2003a）研究台灣閩南語的變體競爭時，據以探討台灣閩南語漳泉接觸與競爭的 16 個方言點中，東部僅有代表老漳腔的礁溪及新泉音的綠島兩個方言點；張屏生（2007）調查台灣 19 個方言點的閩南語，台灣東部也只收羅東和綠島的閩南語音系。

² 康培德（編）（2005）中有關花蓮的語言研究著重在原住民語。呂嵩雁（2006）雖有〈後山客家話與閩南語的語言接觸現象初探〉，然文中所謂的「後山閩南語」並非真正經過實地調查的後山閩南話，而是取自楊秀芳（1991）。花、東閩南語亟需更深入詳細的調查研究。

³ 鍾露昇（1967）進行全台灣的閩南語調查，花蓮也包括在內，但並非花蓮閩南語之專著。

個方言點的方音差異：我們將探究各方言點哪些音類的變體分布不同。(2) 各方言點共同的音變趨勢：藉由老、中、青的調查，我們將探究三個方言點共同的音變趨勢。(3) 瑞穗方言陰、陽入是否不分：⁴洪惟仁(1992)的調查發現瑞穗陰、陽入原調不分，跟台中一樣，然而洪惟仁(2019b)卻未提及瑞穗方言有此特點。究竟瑞穗方言的陰、陽入是分立或者不分，本文將探究此問題。(4) 富里是否具備混合型台灣優勢腔之特點：洪惟仁(1992)經調查認為花蓮玉里以南及台東是高雄型的台灣優勢音，洪惟仁(1997)亦將花蓮南部歸為混合型台灣優勢腔，本文將討論富里是否有優勢腔之語音特徵。

本文後續的組織架構如下：首先進行文獻回顧，其次說明研究方法，接著呈現研究結果，綜合討論三個方言點的內部差異，再分別探討三個方言點值得深究的問題及共同的音變趨勢，最後是結論。

2. 文獻回顧

文獻回顧首先說明關於花蓮閩南語的研究，其次介紹與本文討論的元音系統及陽入原調變異等議題相關之研究，最後介紹本文運用的重要文獻。

2.1 花蓮閩南語的相關研究

花蓮閩南語相關研究主要是洪惟仁(1992, 1997, 2005, 2019a, b)針對老輩典型發音人的調查描述，較早期則有鍾露昇(1967)以大學生為對象，調查當時台灣各地閩南語，該研究花蓮地區調查花蓮市、玉里、富里、光復、太魯閣共 14 人。洪惟仁(2005)參照鍾露昇(1967)的調查，比對鍾氏調查之花蓮戰後出生大學生，以及洪氏調查的花蓮、光復、玉里、富里、成功、台東戰前出生者，是對花東地區兩個世代的閩南語詞彙及音變之研究。⁵

洪惟仁(1992: 117)指出宜蘭的漳州腔一直延續到花蓮壽豐：

⁴ 此處的陰、陽入不分，指陽入原調調值讀[32]，與陰入原調調值相同。不過陰入、陽入的變調一為高調、一為低調，兩者仍有清楚的分別。

⁵ 雖然洪惟仁研究時間較晚，研究成果卻顯示有部分表現較保守，如花蓮的「月」讀 e 韻，這是因為洪惟仁調查戰前出生者，比鍾露昇調查的戰後大學生年紀更長。

離開坪林的山區，進入宜蘭平原，耳朵所聽到的盡是濃厚的漳州腔，這一套漳州腔一直延續到花蓮的壽豐。

然而，花蓮並未如宜蘭有顯著的老漳腔變體〈禪〉字類[uĩ]，僅保留老漳腔「轉來」讀[tun⁵³ lai²¹]，⁶〈姜〉字類則一部份讀[ian]，一部份讀[iɔŋ]。洪惟仁（1992: 117, 1997: 1-2）依據其對花蓮閩南語的調查，將之分為偏漳腔區、過渡區、混合區，也特別記錄花東閩南語聲調類型。值得注意的是，各區的陽入調類型不盡相同：

過了壽豐便開始變化，玉里以下整個台東縣都屬於高雄型的台灣優勢音。在壽豐和玉里之間是過渡型，比如聲調第八聲的陽入，花蓮是中長調，台東是高短調，瑞穗則是中短調，陰陽入本調不分，和台中市一樣。（洪惟仁 1992: 117）

從上文可知花蓮由北至南為「偏漳區（壽豐以北）」：陽入調中長調；「過渡區（壽豐、玉里間）」：其中的瑞穗陽入調為中短調；「混合區（玉里以南）」：陽入調是高短調。各區域有其陽入調優勢的類型，可見陽入調為劃分花蓮閩南語的重要語音條件。

洪惟仁（1997）將花蓮閩南語分為兩區，一為花蓮縣北部的宜蘭偏漳腔：特色是陽入本調念中平調[33]，花蓮縣因西部人口移入，使漳腔特色消失不少，取而代之的是台灣閩南語普通腔，⁷例如〈毛禪_白〉類讀[-ŋ]。⁸二為南部的混合型台灣優勢腔，該文未如洪惟仁（1992）提及花蓮閩南語有過渡區。

洪惟仁（2019b: 255-268）指出花蓮境內方言區有「G1 花蓮新漳海腔優勢區」，又分為北片「新城、花蓮」、南片「吉安、壽豐」；「G2 海岸山脈阿

⁶ 關於花蓮[-uĩ]變體的保存，洪惟仁（1997）提及〈禪〉類多改讀[-ŋ]，而文中的詞彙音讀記錄，也未見花蓮地區存在〈禪〉類讀[-uĩ]的詞。

⁷ 台灣閩南語普通腔指台灣現今最廣泛通行的閩南語，或稱為優勢音、通行腔、共同腔。

⁸ 本文在指稱閩南語不同音類時，各音類名稱前字取自泉州韻書《彙音妙悟》，後字取自漳州韻書《雅俗通十五音》，如〈刀高_白〉類，此音類即為《彙音妙悟》的〈刀〉類、《十五音》的〈高〉類，音類名後的文、白則代表文讀音或白話音。

美語優勢區」，此區阿美語占優勢，但也有平埔族，閩客族群遷入；「G3 花東縱谷閩客阿美錯雜區」，分為北片「壽豐、鳳林」、中片「光復、瑞穗」、南片「玉里、池上」三片，皆屬於三語錯雜區。洪惟仁的近期研究（洪惟仁 2019a, b）與早期研究（洪惟仁 1992, 1997）語言區劃有所差異，乃因兩者目的不同：前者屬於語言地理學研究，因應花東語言的複雜性，⁹方言區劃是加入不同語種語言的綜合性描述，需將各種語言放在同一平台處理，內部方言的細節成了次要問題；後者屬於方言調查，方言內部差異是關注的重點。本文探究花蓮閩南語的問題，不涉及其他語言，因此主要在洪惟仁（1992, 1997）的調查分區基礎上，再進一步調查三個方言點的差異。

2.2 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及陽入調演變之相關研究

洪惟仁（1997）調查花蓮閩南語的〈刀高_白〉類及〈高沽_白〉類不分，¹⁰/o/、/ɔ/有混同的趨勢，然其研究僅調查少數典型發音人，難以了解/o/、/ɔ/具體的分布現況。本文將透過老、中、青三代的調查，探究三個方言點是否均有/o/、/ɔ/混同之趨勢；同時也將探究瑞穗是否有洪惟仁（1992）提到陰、陽入不分之現象。因此以下將回顧這兩部分之文獻。

台灣閩南語的元音系統，洪惟仁（1992）發現台東閩南語的〈刀高_白〉類是圓脣元音[o]，跟高雄的展脣音不同，並指出圓脣元音[o]是優勢音，也認為漳、泉競爭的結果下，泉腔閩南語央元音消失是必然趨勢（洪惟仁 2001, 2003a）。張屏生（2000）、董忠司（2001）則認為南部展脣音[ɔ]是優勢音，董忠司表示[ɔ]正擴大其範圍。陳淑娟（2009b）發現安平對稱五元音系統已有傾向台南市/i, e, a, ə, u, ɔ/六元音的趨勢；陳淑娟（2009a）認為在南部/i, e,

⁹ 洪惟仁（2019a: 255）：「花東州是台灣語種最複雜的州，內部的語言除卑南語和阿美語是原生的語種，其餘都是由西部移入的語種。臺灣七個語言州，除花東州以外，每一個州、區都有一個絕對優勢的語言，唯花東州不但語言複雜，而且分佈錯雜或混雜，沒有一個鄉鎮市只有一個單純的語種，大部分的村里都是多語錯雜區或混雜區。」

¹⁰ 〈高沽_白〉類詞彙有：「紅塗」、「芋仔」、「嫩補」、「長褲」等，台灣閩南語通常讀[ɔ]；〈刀高_白〉類詞彙請參看【附錄 2】。本文關於台灣閩南語詞彙的用字，主要參考並採自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a, ə, u, ɔ/六元音外，/o/、/ɔ/混而為一的/i, e, a, u, ɔ/五元音，也可能是優勢元音系統；陳淑娟（2010）藉由北、中、南三個城市的調查，指出台灣北部及南部閩南語的元音系統發展方向不同，南部的/o/展脣化，形成/i, e, a, ə, u, ɔ/六元音，台北市則趨向五元音系統。未來哪個元音系統勝出，仍須繼續觀察。許慧如（2016）關於台灣閩南語/o/的研究發現，未來應該是[ə]、[ɔ]並存，文中多項分析結果皆顯示，[ə]、[ɔ]兩元音呈現勢均力敵的狀態。本文藉由三個方言點的調查，也將檢視花蓮閩南語的元音系統是否如洪惟仁（1997）所言，呈現/o/、/ɔ/不分的狀態。

關於台灣閩南語陽入原調的變異，洪惟仁（2003a: 165）認為南部高短調和北部中長調是陽入原調的強勢變體，至於台中盛行的中短調是中長調的進一步發展，但勢力很小。然而，其僅調查喉塞尾陽入原調的詞彙，[-p]、[-t]、[-k]尾陽入原調的變異還需進一步探究。廖瑞昌（2004）研究台灣閩南語的入聲，認為[-p]、[-t]、[-k]尾有陰、陽入不分的趨勢，喉塞尾陽入原調則有讀非塞音的趨勢。陳淑娟（2009a）發現鹿谷方言有陰、陽入原調混同的趨勢，陳淑娟（2010）又調查北、中、南三個方言點，發現[-p]、[-t]、[-k]尾的陽入原調有讀同[32]，導致陰、陽入不分的趨勢，喉塞尾陽入原調則有舒聲化，讀中平調、高降調或高平調的趨勢。在花蓮這個二次移民的地區，陽入原調的哪一個變體較具競爭力？這些變體在不同地區的分布如何？相關問題需要透過實證調查進一步釐清。

2.3 結構擴散、催化演變及世界語言元音系統

後續討論花蓮閩南語〈入入〉類及陽入調的變體分布時，將運用結構擴散、催化演變及世界語言元音系統資料庫的統計，以下逐一說明相關概念。

2.3.1 結構擴散及催化演變

洪惟仁（2003c）對結構擴散（structural diffusion）有詳細的論述，結構擴散乃是仿照詞彙擴散的概念，將詞彙依據某些音韻條件範疇化（categorized），再觀察音變於各個範疇間擴散的情形（洪惟仁 2003c）。音變速度會因不同的次範疇而有差異，音變隨著結構的不同，由某一個結構擴

散到其他的結構，而後逐漸完成，此為「結構擴散」。例如洪惟仁（2003a, c）認為台灣閩南語「央元音崩潰」此一結構擴散的順位是：雙元音韻 > 陽聲韻 > 單元音韻。又如〈入入〉類[dz]>[l]的演變速度，因不同音韻條件（齊齒非陽聲韻、齊齒陽聲韻、合口非陽聲韻、合口陽聲韻）而有差異，其中合口陽聲韻[dz]>[l]速度最快，繼續擴散到齊齒陽聲韻、合口非陽聲韻、齊齒非陽聲韻，最後不同的音韻結構均完成演變。一個音韻結構、一個音韻結構接連發生，完成「漸層擴散」，直到一個音類所有範疇都變了，就完成這個音類的音變。陽入原調的音變也呈現結構擴散模式，不同韻尾陽入原調音變速度亦不同。本文將運用結構擴散概念討論〈入入〉類及陽入原調的音變。

語言演變有自然演變跟接觸演變，接觸的演變有兩種情形，一種是「催化音變」，一種是「移借音變」，洪惟仁（2016: 137）提到：

所謂「催化音變」指一種在閩南語進行中的音變潮流，有些保守方言變得慢，有些前進方言變得快。方言接觸可能催化方言潛在的音變動機，使之加速變化，如閩南語本來就潛在著「央元音的崩潰」（*ə>e; *i>i）的音變動機，早在台灣人唐山過台灣之前，泉州濱海地帶已經發生了這個音變，產生所謂的「泉海腔」，台灣北港、香山就是傳承了原鄉「泉海腔」的特色；又如漳浦、海澄等「漳海腔」的「鼻化元音上昇」音變（*iō>iũ）是受到泉腔方言影響的「催化音變」產生的「新漳音」。「泉海腔」是一種「新泉音」，「漳海腔」是「新漳音」，兩者都分佈在漳、泉容易接觸的濱海地帶。台灣大部份的「新泉音」都發生在泉、漳交界地帶，顯然是因為和漳腔方言接觸，而被催化的結果。

方言接觸若再深入，則可能產生「移借音變」，即把接觸方言的音韻系統整套搬過來（洪惟仁 2016: 137）。本文將運用催化演變討論花蓮閩南語元音系統的發展。

2.3.2 世界語言元音系統

討論花蓮閩南語元音系統之演變，世界語言元音系統的統計可以作為參考，從 UPSID (UCLA Phonological Segment Inventory Database, Maddieson 1984) 收集的語料，可以瞭解：世界上大多數語言包含多少音？哪些音是較常出現的？哪幾個元音系統是較普遍的？Maddieson (1984: 126) 根據世界上 317 個語言，統計世界各語言的元音數，發現五元音系統佔最多數，而在包含 209 個語言的語料庫中，四分之一以上的語言屬於五元音系統。在收集了 451 個語言的語料庫 UPSID 451 裡，百分之二十的語言是五元音 /i/、/e/、/a/、/o/、/u/ 系統 (Schwartz et al. 1997: 106)。

Schwartz et al. (1997: 251) 指出從 UPSID 語料庫的語料來看，世界語言主要的元音系統包含三到九個元音，而五元音系統佔比最高。元音主要分布在周邊的發音部位，且元音系統大多是對稱的，前元音和後元音的數目相當，如果是非對稱的結構，則前元音比後元音多。以上的研究顯示平衡對稱的音韻結構是較常見的元音系統，其中對稱五元音的形式又最普遍，後續討論花蓮閩南語元音系統的演變時，將引用這些資料庫的資料。

3.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將分別說明本文的調查過程、資料來源及資料分析方法。

3.1 調查過程、地點與資料來源

本計畫關於花蓮閩南語的資料是從 2010 年八月到 2013 年五月陸續調查完成。除了計畫主持人（本文第一作者）之外，協助調查的兩位助理（其一為本文第二作者）均是受過語言學專業訓練的博士班學生，有豐富的田野調查經驗；每次調查都以高品質線性錄音筆 (Olympus LS-20M) 外接單指向性麥克風 (Sony ECM-MS907) 錄音存檔，調查過程若有分辨困難的部分，會請發音人重複發音，以利記錄者作詳細的確認。至於少數不易判讀的音，在調查後亦經反覆聆聽，在定期的工作報告提出來討論後確認記音。

本文一開始的前行研究於 2012 年十一月到新城、花蓮、吉安、玉里、

富里等地區進行初步的調查，在有限的人力、物力下，最後選擇花蓮、瑞穗及富里三個具代表性的方言點進行調查。城市是我們觀察音變的重點，因此北部的花蓮市是一個觀察的方言點。此外，洪惟仁（1992）研究瑞穗陰、陽入不分，然而沒有任何研究再次提及瑞穗方言有這個特點，因此，我們也想瞭解瑞穗是否的確如洪惟仁所言陰、陽入不分。最後，我們到富里，明顯感覺到當地「陽入高調」的特點為花蓮中北部所缺乏，因此選擇花蓮、瑞穗及富里三個方言點。花蓮市調查 31 人，瑞穗 32 人，富里 31 人，總計調查 94 人。受訪者的年齡層分為老（60 歲以上）、中（59 歲到 40 歲）、青（39 歲以下）三代，男性 46 位、女性 48 位（受訪人資料詳見【附錄 1】）。

發音人採方便抽樣，必須在該方言區出生、長大，離開當地生活不超過五年，且父母親至少一人也是當地人。我們分配好每區要調查的人數及年齡層、性別分布，多方尋找發音人，主要商請村里長及村里幹事協助，必要時也聯繫社區發展協會、鄉鎮公所民政課員、地方鄉土文化團體、居住在當地的友人等為我們介紹，也會到當地的社區公園或信仰中心找老人家訪問。

我們採用詞彙表調查，調查以下音類，包括聲母〈入入〉類，韻母〈科檜_白〉類、〈雞稽_白〉類、〈杯稽_白〉類、〈居居_白〉類、〈居居_文〉類、〈青更_白〉類、〈恩巾_文〉類、〈關官_白〉類、「還」字、¹¹〈科伽_白〉類、〈科糜_白〉類、〈居謁_文〉類、〈關觀_白〉類、〈箴箴_文〉類、〈梅糜_白〉、〈梅檜_白〉類、〈刀高_白〉類、〈香羌_文〉類，聲調部分則有陽平變調、不同韻尾的陽入原調兩項（詞彙表詳參【附錄 2】，載有各音類調查詞彙）。

調查的語音項目，是台灣閩南語長久以來研究的幾個重要音類，這些音

¹¹ 關於「還」字，此音類閩南語方言學家亦用〈雙經_白〉類命名，洪惟仁（2019a: 185）也曾檢討此音類定名問題。查《彙音妙悟》〈雙〉類有 15 字，以這 15 字對應漳音《雅俗通十五音》，多數屬於〈干〉類，稱為〈雙干〉類，而〈雙〉類中僅有「還」字屬於〈經〉類，舊稱〈雙經_白〉類。由於「還」屬於常用字，詞例如「還_錢」，此字在閩南語次方言間有明顯的韻讀差異，常見的有[ai]、[an]、[iŋ]，例如花蓮三個方言點的「還_錢」便有不同變體，但其餘〈雙干〉類的字並無方音差異。因「還」屬於閩南語各次方言間具有代表性差異的音類（詞），基於分判腔調的需求，我們認為還是有必要納入觀察，但〈雙經_白〉類僅有一個詞，單個詞不宜成類，因此不以〈雙經_白〉類命名，僅稱「還」字。

類在漳、泉兩大次方言區的音讀有所差異，常用以分判某方言區是「偏漳」或「偏泉」。上述音類我們選取詞彙的準則是常用詞優先，¹²亦考慮其音韻搭配條件，例如〈刀高_白〉類的十個詞彙，儘量與不同聲母搭配，例如有雙唇音「帽_仔」、「阿婆」等、舌尖音「菜_刀」、「討_錢」，舌根音「糕_仔」、「真_考」及零聲母「蚵_仔」等。

設計詞彙時亦考慮到語音的結構擴散，部分音類也因結構不同而細分幾個小類調查，例如〈入入〉類依其為齊齒、合口韻，以及陽聲韻與否，分成「韌類：合口陽聲韻」、「日類：齊齒非陽聲韻」、「忍類：齊齒陽聲韻」、「熱類：合口非陽聲韻」四類，每一類再搭配幾個詞彙進行調查。陽入調則依據[-p]、[-t]、[-k]及喉塞尾[-ʔ]等不同韻尾，分別設計四組詞彙。每位發音人的調查時間控制在四十分鐘內，以期有效率地蒐集量化研究的案例數量。

以詞彙表訪問時，每份問卷都請發音人看表說詞彙，每個詞彙說兩次，訪問時間約半小時。為了便於記錄及再次確認，請發音人每個詞彙或句子皆讀兩次，兩次若有不一致時，統計採直覺反應的第一次念讀語音。¹³

3.2 資料分析方法

我們依據問卷調查的結果，計算每組方音各變體的百分比平均數。計算方式是先計算每個人各組方音各變體的百分比，例如〈青更_白〉類的 10 個詞彙，如果該受訪者有 3 個詞彙說泉音變體[i]，7 個說漳音變體[ɛ]，那麼這位發音人出現[i]變體的比例就是 30%，而出現[ɛ]的比例是 70%。將每個人出現某變體的百分比加起來，除以該年齡層的調查人數，即為該年齡層該變體的百分比平均數。某一個變體的百分比平均數越高，表示該群組的受訪者有越多詞彙說該變體，反之則否。

本研究主要採用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各組音除

¹² 社會學的調查問卷通常不超過四十分鐘，因為各音類詞彙若過多，調查時間過長會影響受訪者接受訪問的意願及問卷完成度，因此每個音類約選用十個常用詞為原則，部分音類因涵字過少則不足十個，例如〈杯稽_白〉類僅選五個。

¹³ 請發音人說兩次，一是便於記錄，讓發音速度不會過快，其次是觀察兩次發音是否一致。

了呈現各變體的百分比平均數 (means; M) 與標準差 (standard deviation; SD) 之外, 我們進一步比較各社會因素, 例如使用變異數分析檢定老年 (60 歲以上)、中年 (59 歲到 40 歲)、青年 (39 歲以下) 三組不同年齡層的百分比平均數是否存在顯著差異。

4. 研究結果與討論

我們將依據三個代表方言點的調查, 討論以下幾個問題: (1) 花蓮閩南語三個方言點語音的內部差異; (2) 三個方言點有哪些共同的音變趨勢; (3) 瑞穗陰、陽入不分或者分立; (4) 富里是否有南部混合腔的特點。

4.1 三個方言點方音的內部差異

首先要探討三個方言點方音的內部差異, 由於花蓮的閩南人為西部的二次移民, 漳泉變體的接觸融合比西部更直接, 因此其方音表現多與台灣閩南語普通腔相當接近, 也多無世代差異。以〈雞稽_白〉類為例, 三個方言點主要採漳音變體[e], 不同世代的變體分布亦無差異 (參見表一), 我們將類似〈雞稽_白〉類這種無世代差異的音類統計結果置於【附錄 3】。¹⁴

¹⁴ 本文調查 21 項音類, 正文有統計結果的有 9 類: 〈入入〉類、〈科檜_白〉類、〈雞稽_白〉類、〈居居_文〉類、〈居居_白〉類、〈箴箴_文〉類、〈刀高_白〉類、「還」字、陽入原調, 其中〈雞稽_白〉類、〈科檜_白〉類是世代間變體無差異者, 為了做對照而放入正文。其他不同世代變體無差異的音類: 〈青更_白〉類、〈恩巾_文〉類、〈杯稽_白〉類、〈科糜_白〉類、〈梅糜_白〉類、〈梅檜_白〉類, 我們將其統計結果置於【附錄 3】。而另有 6 個音類的語音變體單一、世代表現極為一致者, 不以表格呈現, 而在此簡要描述; 包括: 1. 〈關官_白〉類: 絕大多數讀漳音[uāi]; 2. 〈科伽_白〉類: 全讀漳音[e]; 3. 〈居居_文〉類: 除少數青年發音人零星詞彙不會讀, 其餘全讀為[u]; 4. 〈關觀_白〉類: 絕大多數讀漳音[uan]; 5. 〈香羌_文〉類: 絕大多數讀[iəŋ], 僅有兩位發音人各出現一至兩次[iaŋ]韻; 6. 陽平變調: 絕大多數為中平調[33], 僅有一位「紅_漳」讀[21]調。

表一 花蓮市、瑞穗、富里〈雞稽_ㄅ〉類的變體分布¹⁵

地區	方音	老年		中年		青年		全部		F	Scheffe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	%	%	%	%	%	%	%		
花蓮市	ue	3.00	6.75	1.82	4.04	1.00	3.16	1.94	4.77	0.43	—
	e	97.00	6.75	98.18	4.05	97.00	6.75	97.42	5.75	0.14	—
瑞穗	ue	1.82	6.03	1.67	6.77	1.11	3.33	1.56	5.15	0.05	—
	e	98.18	6.03	98.33	5.77	97.78	4.41	98.13	5.35	0.03	—
富里	ue	1.82	6.03	.00	.00	1.00	3.16	0.97	3.96	0.53	—
	e	98.18	6.03	100.00	.00	99.00	3.16	99.03	3.96	0.53	—

* $p < .05$ ** $p < .01$ *** $p < .001$

花蓮三個方言點僅有〈箴箴_ㄣ〉類、「還」字以及陽入原調三者的變體分布有所不同，以下針對此三個音類加以分析。

4.1.1 〈箴箴_ㄣ〉類

〈箴箴_ㄣ〉類的變體有四：老泉音[im]、新泉音[im]、老漳音[ɔm]及新漳音[am]。本文〈箴箴_ㄣ〉類的調查詞彙僅「蔘仔」一詞，在花蓮三地的調查蒐集到新泉音[im]、老漳音[ɔm]及新漳音[am]三種變體，表二是〈箴箴_ㄣ〉類的調查結果。

¹⁵ 花蓮市青年[ue]、[e] 加總不及 100%，原因是發音人少部分詞彙不會說，或者是其回答的詞彙並不是我們要問的。後續表格也有類似的狀況，不再一一說明。

表二 花蓮市、瑞穗、富里〈箴箴_文〉類的變體分布

地區	方音	老年		中年		青年		全部		F	Scheffe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	%	%	%	%	%	%	%		
花蓮市	ɔm	100.00	.00	90.91	30.15	90.00	31.62	93.55	24.97	0.48	—
	im	.00	.00	9.09	30.15	10.00	31.62	6.45	24.97	0.48	—
	ɔm	27.27	46.71	25.00	45.23	33.33	50.00	28.13	45.68	0.08	—
瑞穗	am	36.36	50.45	58.33	51.49	11.11	33.33	37.50	49.19	2.62	—
	im	36.36	50.45	16.67	38.92	44.44	52.70	31.25	47.09	0.99	—
	ɔm	72.73	46.71	50.00	52.70	30.00	48.30	51.61	50.80	1.98	—
富里	am	27.27	46.71	50.00	52.70	30.00	48.30	35.48	48.64	0.65	—
	im	.00	.00	.00	.00	20.00	42.16	6.45	24.97	2.37	—

* $p < .05$ ** $p < .01$ *** $p < .001$

花蓮市〈箴箴_文〉類整體百分比平均數最高的變體是老漳音[ɔm]，其百分比平均數高達 93.55% (SD=24.97%)，尤其老年人 100% 都讀老漳音變體[ɔm]；花蓮市並無新漳音變體[am]，僅有中、青年有少數新泉音變體[im]。富里整體百分比平均數最高的變體也是[ɔm]，但百分比平均數僅剩 51.61% (SD=50.80%)；相對於花蓮市，富里有新漳音變體[am]，其百分比平均數為 35.48% (SD=48.64%)；青年有新泉音變體[im]，百分比平均數僅 20% (SD=42.16%)，且富里的中、老年並無該變體。

瑞穗〈箴箴_文〉類的變體分布跟花蓮市及富里不同，其老、中、青三個世代均有老漳音變體[ɔm]、新漳音變體[am]及新泉音變體[im]，三個變體的百分比平均數差距不如花蓮市、富里明顯，整體百分比平均數最高的變體是新漳音變體[am] (M=37.50%，SD=49.19%)，其次是新泉音變體[im] (M=31.25%，SD=47.09%)，而[ɔm]的百分比平均數最低 (M=28.13%，SD=45.68%)。

花蓮市與富里〈箴箴_文〉類優勢變體是[ɔm]，其百分比平均數均超過 50%，

新泉音變體[im]的百分比平均數不及 10%，花蓮市更無新漳音變體[am]；瑞穗〈箴箴_文〉類變體分布與花蓮市、富里不同，[am]、[ɔm]、[im]三者兼而有之。

花蓮三地〈箴箴_文〉類變體分布之歧異，似乎無法從移民的角度來解釋，因為戰前、戰後均有台北移民的花蓮市，老年〈箴箴_文〉類全是老漳音變體[ɔm]，中、青年才有少數新泉音變體[im]。從花蓮三個方言點〈箴箴_文〉類分布之現況，我們認為台灣閩南語普通腔〈箴箴_文〉類可能尚在形成階段，由於涵字較少又不是常用詞，這個音類的普通腔並未穩定融合完成。

洪惟仁（2003a）跟李仲民（2009）對〈箴箴_文〉類哪一個是優勢變體也看法不一，洪惟仁（2003a: 180）認為〈箴箴_文〉類的優勢變體是新泉音[im]，李仲民（2009: 144）則是將新泉音[im]及老漳音[ɔm]並列為〈箴箴_文〉類的優勢變體。花蓮因二次移民背景形成時空環境的特殊性，影響該地區閩南語的接觸、融合形式，整體來說較西部閩南語更為直接，表現應是更接近普通腔。然而，我們在三地的調查發現，〈箴箴_文〉類變體分布與洪惟仁、李仲民對〈箴箴_文〉類優勢變體的預測不甚相同，花蓮閩南語〈箴箴_文〉類的優勢變體並非新泉音變體[im]，花蓮市及富里多數變體是老漳音變體[ɔm]，而瑞穗則是新漳音變體[am]。

4.1.2 「還」字

花蓮三個方言點的調查中，「還_錢」有[äi]、[an]、[iŋ]三種變體。表三是我們的調查結果。

表三 花蓮市、瑞穗、富里「還錢」的變體分布

地區	方音	老年		中年		青年		全部		F	Scheffe
		平均	標準差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數%	%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花蓮市	ãi	20.00	42.16	27.27	46.71	10.00	31.62	19.35	40.16	0.47	—
	an	.40	.52	.09	.30	.10	.32	.19	.40	2.09	—
	iŋ	40.00	51.64	63.64	50.45	80.00	42.16	61.29	49.51	1.73	—
瑞穗	ãi	9.09	30.15	0.00	0.00	11.11	33.33	6.25	24.59	0.62	—
	an	.09	.30	.00	.00	.00	.00	.03	.18	.95	—
	iŋ	80.82	40.45	100.00	.00	88.89	33.33	90.63	29.61	1.11	—
富里	iŋ	100	.00	100.00	.00	100	.00	100	.00	.00	—

* $p < .05$ ** $p < .01$ *** $p < .001$

表三顯示花蓮市及瑞穗「還錢」有三種變體：[ãi]、[an]、[iŋ]，富里卻僅有[iŋ]變體。花蓮市、瑞穗鄉「還錢」的變體分布類似，三個變體中，[iŋ]變體有愈往南走，百分比平均數愈高的趨勢。花蓮市[iŋ]的整體百分比平均數為 61.29% (SD=49.51%)，瑞穗為 90.63% (SD=29.61%)，最南邊的富里則 100% 都是[iŋ]變體。[ãi]、[an]變體只見於花蓮市及瑞穗，花蓮市的[ãi]變體整體百分比平均數為 19.35% (SD=40.16%)，瑞穗只有 6.25% (SD=24.59%)，該變體的地理分布趨勢與優勢變體[iŋ]相反，即愈往南百分比平均數愈低。

「還錢」富里僅有[iŋ]變體，花蓮市及瑞穗卻多了[ãi]、[an]兩種變體。「還錢」的同安腔變體是[ãi]，[an]則是[ãi]的進一步演變，花蓮及瑞穗「還錢」的變體較富里多元，應與移民來源有關。表四為花蓮縣戰前、戰後的移民來源：

表四 花蓮戰前、戰後移民來源¹⁶

	戰前	戰後
新城鄉	宜蘭	彰化、雲林
花蓮市	宜蘭、台北	宜蘭、台北居多
吉安鄉	宜蘭、(日治)台北、新竹	苗栗、新竹客家人、彰化、雲林、南投
壽豐鄉	縣內移民、宜蘭、台北(淡水)	彰化、雲林、嘉義
豐濱鄉	縣內移民、宜蘭、台北	彰化(二林竹塘)「彰化新村」、雲林、嘉義
光復鄉	台北(石碇坪林)、基隆、宜蘭	彰化、雲林、嘉義
瑞穗鄉	1. 西部客家人[樟腦業]；2. 嘉義、台南、宜蘭、台北福佬人[製糖業]	彰化、雲林、嘉義
玉里鎮	嘉義、台南、宜蘭、台北	彰化、雲林、嘉義
富里鄉	1. 客家人；2. 台中、台南、宜蘭、苗栗苑裡福佬人	台中、彰化、雲林、南投

由上表可以看出花蓮市戰前、戰後主要都是台北及宜蘭的移民，瑞穗戰前有台北的移民，戰後主要為彰化、雲林、嘉義之移民；富里戰前、戰後均無較多來自泉腔的大本營——台北的移民，因此花蓮市及瑞穗有同安腔變體[ãĩ]及此變體進一步演變的[an]，富里則僅有台灣普通腔最常見的變體[iŋ]。

至於[an]變體的分布與同安腔變體[ãĩ]類似，花蓮市的[an]變體比例為0.19% (SD=0.40%)，瑞穗僅0.03% (SD=0.18%)，富里則完全沒有[an]變體。我們認為[an]變體為[ãĩ]的進一步演變，[ãĩ]的鼻化成分作為一種語音特徵，轉化為一個完整的鼻音韻尾[-n]，可說是韻尾鼻化元音上升為鼻輔音(-ĩ > -n)；此現象與宜蘭腔的「轉來[tũĩ⁵³ lai²¹]」，讀為「轉來[tun⁵³ lai²¹]」，[ũĩ]變成[un]的表現類似。

¹⁶ 參黃新興(1996: 9)，另張福興等(2002: 27-35)，以及康培德(編)(2005: 118-195)也有部分論述。

4.1.3 三個方言點最顯著的方音差異：陽入原調

我們實際從事田野調查時，發現花蓮三個方言點最顯著的方音差異是「陽入原調」調值，¹⁷花蓮市及瑞穗的陽入原調主要是中調，這兩個方言點很少聽到高短調[55]，但是到了富里，卻經常聽到高短調[55]。

陳淑娟（2010）依據北、中、南三地調查，發現不同韻尾的陽入原調有不同的變異，[-p]、[-t]、[-k]尾陽入原調是趨向中降短調[32]，與陰入原調調值混同；喉塞尾的陽入原調則有舒聲化，變成中平長調[33]、高降調[53]或高平調[44]的變異。由於[-p]、[-t]、[-k]與[-ʔ]不同韻尾的陽入原調有不同的變異，不能混為一談，必須分開討論，請參下列表五與表六。¹⁸

表五 花蓮市、瑞穗、富里[-p]、[-t]、[-k]尾陽入原調的變體分布

方音	花蓮市			瑞穗			富里		
	-p	-t	-k	-p	-t	-k	-p	-t	-k
<u>33</u>	20.97%	18.39%	22.58%	18.75%	14.38%	15.31%	1.21%	0.65%	1.61%
<u>32</u>	71.77%	72.90%	70.00%	76.17%	82.50%	82.50%	35.89%	40.32%	28.06%
<u>55</u>	5.65%	6.45%	7.10%	1.95%	2.19%	1.56%	60.89%	57.74%	69.35%

表六 花蓮市、瑞穗、富里喉塞尾陽入原調的變體分布

方音	花蓮市	瑞穗	富里
<u>53</u>	7.74%	1.88%	22.90%
<u>32</u>	18.06%	20.63%	22.90%
<u>33</u>	71.29%	73.75%	19.68%
<u>55</u>	.32%	.31%	34.52%

¹⁷ 陽入調調查詞彙相當多，此處不列舉，以避繁瑣，請參閱【附錄 2】。

¹⁸ 關於陽入調[33]、[32]、[33]的區別，三者是在塞音尾型態、調型與調值上存在差異，[33]是中平短調，帶塞音尾，下標底線代表塞音尾的短促性質；[32]是中降短調，帶塞音尾；至於[33]，指的是中平長調，在本文常見於喉塞尾陽入調丟失喉塞尾、舒聲化後的聲調讀法。

[-p]、[-t]、[-k]尾的陽入原調，花蓮市及瑞穗的多數變體是[32]，然而富里的多數變體是高調[55]。我們認為花蓮市及瑞穗陽入調的舊變體是中平短調[33]，富里的舊變體是高調[55]，富里現今仍是舊變體[55]佔多數，然而花蓮市及瑞穗的舊變體已經式微，取而代之的是與陰入原調調值相同的新變體[32]。

以花蓮市閩南語為例，[-p]、[-t]、[-k]的陽入原調最主要的變體是[32]，例如[-p]尾的百分比平均數是 71.77% (SD=30.78%)。花蓮市喉塞尾陽入原調的主要變體是中平長調[33]，其百分比平均數為 71.29% (SD=34.81%)，其次是中降短調[32]，百分比平均數為 18.06% (SD=20.88%)。花蓮市閩南語[-p]、[-t]、[-k]尾的陽入原調最主要的變體是[32]，喉塞尾陽入原調最主要的變體卻是中平長調[33]；瑞穗也呈現類似的趨勢。至於富里，[-p]、[-t]、[-k]尾陽入原調以[55]佔多數，喉塞尾陽入原調最主要的變體也是[55]，仍保有喉塞尾，此外便是舒聲化的[53]調，整體來說保持較多高調讀法。

2.3.1 節提及結構擴散是指「音變的速度因不同的次範疇而有差異，音變隨著結構的不同逐漸完成」(洪惟仁 2003a, c)。台灣閩南語〈入入〉類因音韻結構不同，[dz]>[l]音變速度也不同，合口陽聲韻「韌類」最快完成，「忍類」、「熱類」、「日類」後續也參與這個音變，這種音變樣貌，正如洪惟仁(2003c: 191)所言：「一個字類接著一個字類地發生，完成『漸層擴散』，直到一個韻類所有的字類都變過來了，就完成了這個韻類的音變程序。」

然而陽入原調的結構擴散情況不同，三個方言點不同韻尾的陽入原調音變有所差異，花蓮市及瑞穗[-p]、[-t]、[-k]陽入原調最多數變體是中降短調[32]，其原調調值與陰入混同，然變調仍與陰入不同；花蓮市及瑞穗的喉塞尾陽入原調主要變體為中平長調[33]，不僅調值與陽去調值混同，變調也跟陽去變調相同，故花蓮市及瑞穗[-p]、[-t]、[-k]趨向[32]的音變，並未進一步擴散到喉塞尾陽入原調。亦即花蓮市及瑞穗不同結構的陽入調，喉塞尾跟[-p]、[-t]、[-k]陽入原調的音變不同。相較之下，富里[-p]、[-t]、[-k]、喉塞尾[-ʔ]陽入原調都以高調為主，但中青年層均有趨向[32]的音變，不同韻尾陽入原調先後皆變為[32]調，的確呈現結構擴散的現象。

4.1.4 花蓮市閩南語的宜蘭腔遺留成分

洪惟仁（1997）將花蓮北部歸為宜蘭偏漳腔，但花蓮並未如宜蘭有顯著的漳腔變體〈毛禪_白〉類[-uĩ]，此特點僅殘留於「轉來」讀[tun⁵³ lai²¹]，據其調查，花蓮〈毛禪_白〉類已經改讀[-ŋ]。洪惟仁（1992: 120）調查〈香羌_文〉類部分保留[iaŋ]，部分改讀[iɔŋ]。¹⁹

我們調查花蓮市〈香羌_文〉類的保留程度，共調查〈香羌_文〉類十個詞彙，分別是「思想」、「獎金」、「著傷」、「相_片」、「影響」、「欣賞」、「相信」、「上班」、「鄉鎮」、「將來」等。這 31 位發音人中，僅有一位老男「相_片」有[iaŋ]，另一位老男「獎金」有[iaŋ]，其餘均已讀為普通腔[iɔŋ]，可見現今花蓮市方言〈香羌_文〉類僅殘留極少數宜蘭腔特色韻讀[iaŋ]。由上述討論可知花蓮市閩南語不僅已無宜蘭腔最顯著的方音特點〈毛禪_白〉類讀[-uĩ]，〈香羌_文〉類讀[iaŋ]的特點也只留在少數老年發音人的詞彙中。

4.2 花蓮閩南語的共同音變

花蓮三個方言點的多數音類與台灣閩南語普通腔一致，因漳、泉變體長期的接觸，融合為某一穩定的分布狀態，且老、中、青無世代差異。例如〈科檜_白〉類是漳音變體[ue]勝出：²⁰

¹⁹ 陳淑娟（2017）調查宜蘭頭城、礁溪兩個溪北方言點，發現〈香羌_文〉類僅有少數的[iaŋ]變體，而且僅有老年及中年有此變體，青年完全採用通行腔變體[iɔŋ]。可知現今宜蘭〈香羌_文〉類保留[iaŋ]的漳腔特點也已經式微。

²⁰ 〈科檜_白〉類調查詞彙有：「會飛」、「牛皮」、「碗粿」、「牛尾」、「棉被」、「揣人」、「過年」、「襪仔」、「月娘」。

表七 花蓮市、瑞穗、富里〈科檜_白〉類的變體分布

地區	方音	老年		中年		青年		全部		F	Scheffe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花蓮市	ue	99.00	3.16	98.18	4.05	100.00	.00	99.03	3.00	0.96	—
	e	1.00	3.16	1.82	4.05	.00	.00	0.97	3.00	0.96	—
瑞穗	ue	99.09	3.02	100.00	.00	94.44	13.33	98.13	7.38	1.67	—
	e	0.91	3.02	.00	.00	1.11	3.33	0.63	2.46	0.62	—
富里	ue	100.00	.00	100.00	.00	100.00	.00	100.00	.00	.00	—
	e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 $p < .05$ ** $p < .01$ *** $p < .001$

〈科檜_白〉類漳音變體[ue]勝出，且該變體已經成為很穩定的台灣普通腔，花蓮閩南語的〈科檜_白〉類既無地理分布的差異，也無世代差異。

然而〈入入〉類、〈刀高_白〉類及〈居居_文〉類三個音類，不同世代的變體分布有顯著差異，且三個方言點有共同的音變趨勢。以下分別描述這三個音類的音變。

4.2.1 〈入入〉類的音變潮流

洪惟仁（2003b, 2012）認為台灣閩南語聲母[dz]>[l]是普遍的音變潮流，花蓮閩南語也參與了這樣的音變。〈入入〉類依據後接韻母的不同，分為齊齒非陽聲韻、齊齒陽聲韻、合口非陽聲韻、合口陽聲韻四個字類。這四個字類依據調查詞彙各選一個詞彙命名，如表八：

表八 〈入入〉類的四個字類及調查詞彙

字類	後接韻母	調查詞彙
日類	齊齒非陽聲韻	「日頭」、「寫字」、「二十」、「開熱」
忍類	齊齒陽聲韻	「忍耐」、「當然」、「認真」
熱類	合口非陽聲韻	「熱」、「如意」
韌類	合口陽聲韻	「潤餅」、「肉真韌」

表九是「日類」、「忍類」、「熱類」的調查結果，這三類的表現相當接近，表十則為「韌類」，其調查結果與其他三個字類差異較大。

表九 花蓮市、瑞穗、富里〈入入〉類「日」、「忍」、「熱」類變體分布

字 類	地區	方音	老年		中年		青年		全部		F	Scheffe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日 類	花蓮 市	dz	100.00	.00	84.09	32.16	20.00	42.16	68.55	45.63	19.20***	老=中>青
		l	.00	.00	13.64	32.33	77.50	41.58	29.84	44.92	18.57***	青>中=老
	瑞穗	dz	81.82	31.80	91.67	16.28	30.56	37.03	71.09	38.16	12.77***	老=中>青
		l	13.64	30.34	8.33	16.28	66.67	39.53	26.56	38.07	11.96***	青>中=老
	富里	dz	90.91	16.86	75.00	33.33	32.50	39.18	66.94	38.94	9.89***	老=中>青
		l	2.27	7.54	15.00	21.08	55.00	40.48	23.39	34.12	11.31***	青>中=老
忍 類	花蓮 市	dz	86.67	23.31	54.55	37.34	20.00	42.16	53.76	43.61	8.94**	老>青
		l	13.33	23.31	45.45	37.34	80.00	42.16	46.24	43.61	8.94**	青>老
	瑞穗	dz	69.70	34.82	83.33	22.47	29.63	42.31	63.54	39.13	7.01**	老=中>青
		l	27.27	32.72	16.67	22.47	70.37	42.31	35.42	38.74	7.56**	青>中=老
	富里	dz	84.85	27.34	70.00	33.15	36.67	42.89	64.52	39.38	5.20*	老>青
		l	9.09	21.56	26.67	26.29	63.33	42.89	32.26	37.99	8.10*	青>中=老
熱 類	花蓮 市	dz	85.00	33.75	81.82	33.71	25.00	42.49	64.52	45.08	8.54**	老=中>青
		l	15.00	33.75	18.18	33.71	75.00	42.49	35.48	45.08	8.54**	青>中=老
	瑞穗	dz	95.45	15.08	91.67	19.46	22.22	44.10	73.44	42.09	21.71***	老=中>青
		l	4.55	15.08	8.33	19.46	77.78	44.10	26.56	42.09	21.71***	青>中=老
	富里	dz	81.82	25.23	80.00	34.96	65.00	41.16	75.81	33.84	0.75	—
		l	18.18	25.23	20.00	34.96	35.00	41.16	24.19	33.84	0.75	—

* $p<.05$ ** $p<.01$ *** $p<.001$

表十 花蓮市、瑞穗、富里〈入入〉類「韌類」的變體分布

地區	方音	老年		中年		青年		全部		F	Scheffe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數	標準差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	%		
花蓮	dz	30.00	34.96	.00	.00	10.00	31.62	12.90	28.77	3.39*	—
市	l	65.00	41.16	100.00	.00	90.00	31.62	85.48	32.13	3.88*	中>老
瑞穗	dz	54.55	41.56	66.67	49.24	22.22	44.10	50.00	47.52	2.56	—
	l	45.45	41.56	33.33	49.24	61.11	48.59	45.31	46.42	0.92	—
富里	dz	72.73	34.68	50.00	40.82	30.00	48.30	51.61	43.75	2.81	—
	l	27.27	34.38	50.00	40.82	65.00	47.43	46.77	42.69	2.26	—

* $p<.05$ ** $p<.01$ *** $p<.001$

以表九的「日類」為例，可以看出「日類」[dz]變體在三地都呈現老年及中年的百分比平均數高於青年的趨勢；相對的，青年[l]變體的百分比平均數高於老年及中年。以瑞穗為例，[dz]變體是「日類」的多數變體，該變體的整體百分比平均數為 71.09% (SD=38.16%)，但是卻隨著年齡層下降而衰退。而[l]變體的整體百分比平均數雖然只有 26.56% (SD=38.07%)，但是卻具有世代間的顯著差異 (F=11.96, $p<.001$)，且青年「日類」讀[l]的百分比平均數高達 66.67% (SD=39.53%)，明顯高於中年 (M=8.33%, SD=16.28%) 及老年 (M=13.64%, SD=30.34%)，[l]是瑞穗「日類」極具競爭力的變體。花蓮市及富里「日類」的變體分布與發展也呈現與瑞穗相似的趨勢，顯示花蓮三地的閩南語「日類」也參與了〈入〉歸〈柳〉的音變潮流。

花蓮市「韌類」[l]變體的整體百分比平均數為 85.48% (SD=32.13%)，中年與青年[l]變體的百分比平均數甚至高達 90.00%以上，[l]變體是極具競爭力的變體；反觀[dz]變體在各年齡層的比例都不高，整體的百分比平均數也只有 12.90% (SD=28.77%)。從表九與表十的具體呈現可發現：與花蓮市〈入入〉類其他三個字類比起來，「韌類」發生〈入〉歸〈柳〉音變的速度最快，三個方言點相較起來，花蓮市「韌類」〈入〉歸〈柳〉的程度也最高。

瑞穗與富里的「韌類」變體分布與花蓮市不同，兩地的[dz]變體尚有百分之五十，尤其富里老年還有 72.73% (SD=34.68%) 的[dz]變體；然而不同世代的表現不同，相對於富里老年保留大量的[dz]變體，富里的青年[dz]變體卻只剩 30.00% (SD=48.30%)。我們從花蓮市、瑞穗及富里「韌類」世代間百分比平均數的差異，發現花蓮市[dz]變體的百分比平均數最低，[l]變體的百分比平均數最高。市區〈入〉歸〈柳〉的程度最高，這呼應了 Labov (2001: 496) 城市率先發生音變後向外擴散之觀點。²¹

洪惟仁 (2012) 對於台灣閩南語[dz]>[l]有相當全面而深入之討論，他認為[dz]>[l]音變動機有二：一是濁齒音的有標性，即不自然 (unnatural)、不容易發的音在歷史上較容易產生音變，謂之「有標性效應」(洪惟仁 2012: 18)。二是結構完整性效應，洪惟仁 (2012: 18) 提及：「j-是齒音中唯一的濁音，清音有塞擦音 ts-和擦音 s-的對立，但濁音沒有塞擦音和擦音的對立。」無擦音與之對立的[dz]在音韻結構中較為孤立，缺乏結構完整性。陳淑娟、陳彥君 (2017) 對於小琉球及綠島的研究，也提出「容易發音」是[dz]>[l]音變動機。不論是有標性效應、完整性效應或容易發音，音變動機均屬於語言內部因素。

4.2.2 〈刀高_白〉類的音變趨勢

洪惟仁 (1997) 的調查曾指出花東移民的閩南語，/o/、/ɔ/有明顯的混同趨勢。判斷/o/、/ɔ/有別或者不分，主要看〈刀高_白〉類的變體分布。我們調查〈刀高_白〉類的詞彙包括「好人」、「蚵仔」、「鎖匙」、「糕仔」、「帽仔」、「真拷」、「討錢」、「阿婆」、「珠寶」、「菜刀」等十個詞彙，表十一是我們的統計結果。

²¹ Labov (2001: 496) 探討城市中發生的語音變化將如何影響整個大陸。(原文為：How such changes that occur in the city will affect the entire continent.) 相關研究皆指向城市率先發生音變後向外擴散的狀態。較為明確的討論則出現在石子強 (1988: 249) 與 Labov 的訪談內容中，Labov 提及城市語言變異的影響層面，及其優先發生創新音變的狀態：「從城市外面看，城市始終是語言變化的發源地。而且變化在地域上的傳播不是一條直線，相反的，而是以轉圈子的方式從一個城市跳到另一個城市。所以演變是從大城市傳播到小城市。」

表十一 花蓮市、瑞穗、富里〈刀高_白〉類的變體分布

地區	方音	老年		中年		青年		全部		F	Scheffe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花蓮市	o	85.50	19.21	50.00	42.25	.00	.00	45.32	44.00	24.42***	老>中>青
	ɔ	12.50	19.47	43.64	43.94	90.00	7.07	48.55	42.27	18.40***	青>中=老
	ə	1.00	3.16	6.36	10.02	5.50	5.99	4.35	7.27	1.68	—
瑞穗	o	85.45	12.34	51.67	40.64	4.44	10.14	50.00	41.37	23.00***	老>中>青
	ɔ	7.27	10.81	45.42	39.74	88.89	12.19	44.53	41.24	24.24***	青>中>老
	ə	7.27	11.91	2.50	5.00	5.56	4.64	5.00	8.03	1.05	—
富里	o	88.64	17.48	75.00	35.67	30.00	40.21	65.32	40.19	9.37***	老=中>青
	ɔ	4.55	15.08	17.50	36.31	60.50	41.46	26.77	39.70	8.36**	青>中=老
	ə	6.82	12.10	7.50	9.50	9.50	5.99	7.90	9.38	.22	—

* $p<.05$ ** $p<.01$ *** $p<.001$

我們發現三個方言點都呈現[o]>[ɔ]之趨勢，[o]為舊變體，亦為老年的主要變體。例如瑞穗老年[o]變體的百分比平均數為 85.45% (SD=12.34%)，中年[o]的百分比平均數為 51.67% (SD=40.64%)，青年[o]的百分比平均數僅有 4.44% (SD=10.14%)，三個年齡層的百分比平均數，事後比較的結果是老年大於中年，中年又大於青年；相反的，[ɔ]的百分比平均數則是隨著年齡層降低而增加，三個年齡層的百分比平均數，事後比較的結果是青年大於中年，中年又大於老年。由此我們看出花蓮閩南語〈刀高_白〉類普遍有[o]>[ɔ]的趨勢。

由於客語不分/o/、/ɔ/，花蓮客家族群的比例高於西部的非客語區，當地許多客家人也會說閩南語，以閩南語做為與其他族群溝通的主要語言。例如富里的閩南族群比例達 35.5%，略低於客家族群，²²但當地中、老年人主要溝通的語言是閩南語而非客語，這樣的族群背景，可能有助花蓮閩南語〈刀

²² 富里鄉雖鄰近客家族群大本營玉里鎮，但其閩南族群比例達 35.5%，只略低於客家族群，這個統計數字實際上還包括漢化極深的「富里大庄平埔族人」(參康培德(編) 2005: 199)。

高_白〉類由原本的[o]趨近[ɔ]。

至於台灣南部閩南語的展脣元音[ɔ]在花蓮相當弱勢，花蓮市[ɔ]的百分比平均數僅有 4.35% (SD=7.27%)，瑞穗也僅有 5.00% (SD=8.03%)，富里為 7.90% (SD=9.38%)，老、中、青都沒有世代差異。我們發現展脣元音[ɔ]不僅很弱勢，而且大多集中在「蚵仔」及「蚵仔煎」這兩個詞彙，試比較花蓮市跟瑞穗「好人」、「蚵仔」、「蚵仔煎」三個詞彙變體分布如表十二：

表十二 花蓮市、瑞穗〈刀高_白〉類「好人」、「蚵仔」、「蚵仔煎」變體分布

方音	好人		蚵仔		蚵仔煎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o	53	56.38	37	39.36	38	40.43
ɔ	40	42.55	21	22.34	29	30.85
ə	1	1.06	36	38.30	27	28.72

「蚵仔」出現[ə]變體的百分比平均數為 38.30%、「蚵仔煎」出現[ə]變體的百分比平均數為 28.72%，「好人」這個詞彙出現[ə]變體的百分比平均數僅有 1.06%，「蚵仔」及「蚵仔煎」這兩個詞彙[ə]變體的百分比平均數比其他詞彙（例如「好人」）高出許多。由此可以看出花蓮閩南語〈刀高_白〉類的變體分布，舊變體為後中高圓脣[o]，新變體為後中低圓脣[ɔ]，至於南部盛行的展脣音[ɔ]非常弱勢，主要出現在少數特定詞彙中。

本文關於花蓮三個方言點的調查，發現/o/並未朝展脣化的方向演變，與台灣南部的調查研究不同，台灣南部閩南語的展脣音[ɔ]極為強勢。陳淑娟（2010）認為[ɔ]、[ə]兩者尚在競爭之中，然就分散理論來分析，讀展脣音者是更好的音韻系統。陳淑娟（2018, 2019）又發現新竹市及新豐鄉〈刀高_白〉類演變趨勢不同，新竹市由圓脣音[o]趨向展脣音[ɔ]，新豐鄉卻由圓脣音[o]趨向圓脣音[ɔ]；陳淑娟（2018, 2019）據此修正其觀點（陳淑娟 2010），認為〈刀高_白〉類的音變趨勢，展脣音[ɔ]及圓脣音[ɔ]兩者不分軒輊。

花蓮閩南語的/o/並無展脣化之趨勢，其與台北泉腔閩南語的演變趨勢一

致，由[o]趨近[ɔ]發展（陳淑娟 2010, 2013，陳淑娟、杜佳倫 2011），也與宜蘭溪北、溪南方言及龜山島的演變趨勢一致（陳淑娟 2014, 2017）。語音演變可能是自然演變，也可能因為語言接觸導致催化音變或移借音變，方言接觸可能催化方言潛在的音變動機，使之加速變化。由於客語不分/o/、/ɔ/，也無展脣元音[ɔ]，花蓮當地中、老輩的客家人多能說閩南語，在地通行語言是閩南語而非客語，客家族群以受母語干擾後習得的五元音閩南語，與閩南族群溝通，亦可能對花蓮閩南語趨向/o/、/ɔ/不分的五元音系統產生催化作用，有助於[o]趨近[ɔ]之發展。本文關於花蓮閩南語〈刀高_白〉類的調查，與台灣中、南部調查結果不同，可作為瞭解台灣閩南語接觸融合的另一參照。

4.2.3 〈居居〉類的文白分化演變

鄭良偉、謝淑娟（1978），洪惟仁（2003a），陳淑娟、杜佳倫（2011）及陳淑娟（2018）等人的研究，皆顯示〈居居〉類有文白分讀的傾向。〈居居_白〉調查詞彙有：「煮菜」、「舉箸」、「規矩」、「豬肉」、「老鼠」、「鋸仔」、「身體虛」、「魚仔」、「番薯」、「國語」。三地〈居居〉類白話詞彙的變體分布類似，主要讀漳音變體[i]，調查結果如表十三。

表十三 花蓮市、瑞穗、富里〈居居_白〉類的變體分布

地區	方音	老年		中年		青年		全部		F	Scheffe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花蓮市	i	87.00	9.49	88.19	4.05	86.00	6.99	87.10	6.93	.25	
	u	13.00	9.49	10.91	3.02	11.00	3.16	11.61	5.83	.40	
瑞穗	i	90.00	.00	88.33	3.89	84.44	7.26	87.81	4.91	3.89*	老>中=青
	u	10.00	.00	11.67	3.89	10.00	.0000	10.63	2.46	1.81	
富里	i	89.09	3.02	90.00	.00	90.00	.00	89.68	1.80	.90	
	u	10.91	3.02	10.00	.00	10.00	.00	10.32	1.80	.90	

* $p<.05$

** $p<.01$

*** $p<.001$

然而〈居居〉類文言詞彙的變體呈現老、中、青世代差異，我們調查〈居居_文〉「女_中」、「旅_社」、「考_慮」、「拒_絕」、「處_罰」5個詞彙，下表是調查結果。

表十四 花蓮市、瑞穗、富里〈居居_文〉的變體分布

地區	方音	老年		中年		青年		全部		F	Scheffe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花蓮市	i	60.00	21.08	47.73	26.11	5.00	10.54	37.90	30.87	19.87***	老=中>青
	u	40.00	21.08	52.27	26.11	87.50	24.30	59.68	30.74	1060***	青>中=老
瑞穗	i	61.36	17.19	33.33	22.19	8.33	17.68	35.94	28.35	18.74***	老>中>青
	u	38.64	17.19	66.67	22.19	86.11	18.16	62.50	26.94	15.13***	青=中>老
富里	i	68.18	25.23	42.50	16.87	10.00	17.48	41.13	31.32	21.29***	老>中>青
	u	31.82	25.23	57.50	16.87	80.00	25.82	55.65	30.08	11.45***	青>老

* $p<.05$

** $p<.01$

*** $p<.001$

由表十四可看出〈居居_文〉類老年以[i]變體佔多數，然隨著年齡層遞減，[i]變體的百分比平均數越來越少。例如瑞穗老年[i]變體的百分比平均數是 61.36% (SD=17.19%)，中年為 33.33% (SD=22.19%)，青年僅剩 8.33% (SD=17.68%)。三個年齡層的百分比平均數事後比較的結果是老年大於中年，中年又大於青年。相反的，[u]變體的百分比平均數則是隨著年齡層降低而增加。如瑞穗青年[u]變體百分比平均數是 86.11% (SD=18.16%)，中年為 66.67% (SD=22.19%)，老年僅剩 38.64% (SD=17.19%)。〈居居_白〉的主要變體是[i]，世代間並無顯著差異，然而〈居居_文〉卻有世代差異，由老、中、青〈居居_文〉的變體分布看來，青年〈居居_文〉主要變體為[u]，由此推論花蓮閩南語〈居居〉類亦朝文白分讀的趨勢演變。

關於〈居居〉類的文白分讀，廈門音的表現跟台灣閩南語不同，廈門音僅有常用的「去」、「汝」、「佇」、「箸」、「魚」、「豬」六個詞說漳音變體[i]，其餘都說[u]。台灣閩南語〈居居_白〉類說漳音變體[i]，此與台灣閩南語普通腔漳音勝出的趨勢一致，然而何以〈居居_文〉卻說[u]？我們推測可能受到台

北新泉音的影響，台北的新泉音〈居居〉類不论文言或白話詞彙都讀[u]。台北是上個世紀以來台灣的政經文化中心，台北的閩南語給人一種較書面、文雅的印象，因此台灣閩南語〈居居_文〉讀[u]，可能受到台北新泉音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可能透過以廈門音為基礎的教會字典，間接受到廈門音影響。

三個方言點還有一個共同的音變趨勢，即[-p]、[-t]、[-k]尾的陽入原調趨近中降短調[32]，陰、陽入原調不分；然瑞穗及富里喉塞尾陽入調與[-p]、[-t]、[-k]尾陽入原調的音變趨勢並不相同，將於 4.3 節及 4.4 節詳加論述。

4.3 瑞穗是否陰、陽入不分

洪惟仁（1992）提出瑞穗方言與台中方言一樣，陰、陽入不分。²³然而二十幾年來，未曾有研究進一步討論此現象，洪惟仁（2019b）亦未再提及瑞穗方言有此特點。究竟瑞穗方言陰、陽入是否不分？此為本文要釐清的一個問題。

瑞穗方言陽入調變體分布如表十五，其[-p]、[-t]、[-k]尾陽入調讀[32]，而與陰入原調混同的百分比平均數介於 76.17%（[-p]尾）至 82.50%（[-t]、[-k]尾），語音最保守的老年人，[-p]、[-t]、[-k]尾陽入調讀[32]的百分比平均數也超過半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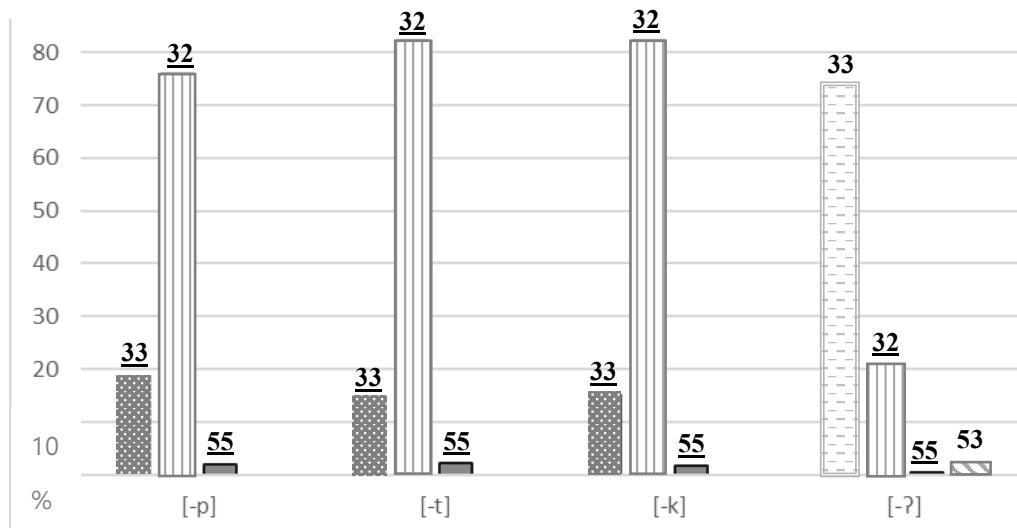
²³ 此處的陰、陽入不分，指陽入原調調值讀[32]，與陰入原調調值相同。不過陰入、陽入的變調一為高調、一為低調，兩者仍有清楚的分別。

表十五 瑞穗方言陽入原調的變體分布

變 體	方音	老年		中年		青年		全部		F	Scheffe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p	<u>33</u>	39.77	31.53	11.46	28.43	2.78	5.51	18.75	29.44	5.92**	老>中=青
	<u>32</u>	54.55	30.76	88.54	28.43	86.11	24.56	76.17	31.65	4.92*	中>老
	<u>55</u>	4.55	10.11	.00	.00	1.39	4.17	1.95	6.44	1.53	-
-t	<u>33</u>	34.55	26.97	5.83	20.21	1.11	3.33	14.38	24.62	8.48**	老>中=青
	<u>32</u>	64.82	26.00	94.17	20.21	92.22	10.93	82.50	25.02	8.54**	中=青>老
	<u>55</u>	3.64	8.10	.00	.00	3.33	7.07	2.19	6.08	1.27	-
-k	<u>33</u>	28.18	32.50	9.17	23.92	7.78	10.93	15.31	25.78	2.27	-
	<u>32</u>	68.18	31.25	90.83	23.92	88.89	15.37	82.50	26.27	2.79	-
	<u>55</u>	3.64	9.24	.00	.00	1.11	3.33	1.56	5.74	1.21	-
-ʔ	33	87.27	20.05	67.50	29.89	65.56	22.97	73.75	26.12	2.48	-
	<u>32</u>	7.27	15.55	30.83	27.46	23.33	24.49	20.63	24.62	3.06	-
	<u>55</u>	.00	.00	.00	.00	1.11	3.33	.31	1.77	1.30	-
	53	2.73	9.05	.83	2.89	2.22	4.41	1.88	5.92	.30	-

* $p<.05$ ** $p<.01$ *** $p<.001$

[-p]、[-t]、[-k]尾陽入原調的變體有三種，除了與陰入調值相同的中降短調[32]之外，尚有中平短調[33]及高短調[55]。三種變體中，百分比平均數最多的是[32]，百分比平均數最少的是高短調[55]。以語音最保守老年層而言，[-p]尾陽入調讀中降短調[32]的百分比平均數為 54.55% (SD=30.76%)，讀中平短調[33]的有 39.77% (SD=31.53%)，將近四成，讀高短調[55]僅有 4.55% (SD=10.11%)。因此，若就[-p]、[-t]、[-k]尾的陽入原調調值來說，瑞穗方言的確大多陰、陽入不分，僅少數仍有分別（見圖一）。



圖一 瑞穗方言[-p]、[-t]、[-k]、[-ʔ]陽入調的變體分布

例如[-t]尾陽入調讀[32]的百分比平均數高達 82.50% (SD=25.02%)，這些即是陰、陽入原調不分；此外尚有少部分為陰、陽入原調分立，讀中平短調[33]的比例佔 14.38% (SD=24.62%)，讀高短調[55]佔 2.19% (SD=6.08%)。但若就喉塞尾的陽入調來說，瑞穗方言陰、陽入原調不分的卻是少數。喉塞尾的陽入原調有四種變體，百分比平均數最多的是脫落喉塞尾的中平長調[33]，其百分比平均數是 73.75% (SD=26.12%)；而百分比平均數最少的是高短調[55]，其百分比平均數是 0.31% (SD=1.77%)。

洪惟仁 (1992) 調查少數老年發音人，發現瑞穗有陰、陽入原調不分的現象。前人的研究發現 (陳淑娟 2010, 廖瑞昌 2004) 不同韻尾的陽入原調音變趨勢不同，洪惟仁所言瑞穗的陰、陽入不分，不知是[-p]、[-t]、[-k]尾或喉塞尾的陽入原調與陰入混同。洪惟仁 (2003a) 的調查字表中，陽入調的詞彙為喉塞尾字「著、白、額、月」等。所以據此推測其陰、陽入不分，主要指喉塞尾的陽入原調讀[32]，與陰入原調調值不分，例如「白」跟「伯」都讀[peʔ³²]。本文調查的瑞穗方言各個韻尾陰、陽入原調分立或混同的情況並不相同，[-p]尾陽入調與陰入原調調值混同的有 76.17%，分立的有 20.70%；[-t]尾陽入原調與陰入原調調值混同的有 82.50%，分立的有 16.57%；[-k]尾

陽入原調與陰入原調混同的有 82.50%，分立的 16.87%。[-p]、[-t]、[-k]尾陽入調陰、陽入不分的趨勢大同小異。但是喉塞尾陽入原調則多喉塞尾脫落、讀如陽去的[33]，且不管原調或變調均混同於陽去，而陰、陽入原調混同的僅有 20.63% (SD=24.62%)，約佔五分之一。洪惟仁（1992）調查到的陰、陽入混同的發音人，陽入原調的表現即與這五分之一的發音人類似。

傳統的方言調查以一、兩位典型的發音人代表整個語言社群，鄭綮（1999: 443）曾對這樣的研究方式，提出以下思考：

「典型的發言人」只是一種理想，儘管這位發音人本身不曾遷移或接觸其他方言，但是在他學習或使用語言的過程中，所接觸的對象如家庭中成員，或遊戲的同伴、同學或同事等都可能使用或接觸到其他方言。因此只要發音人不是處於封閉的語言環境中，直接或間接都可能受到影響。此外，一個語言社群的組成份子的來源可能十分複雜，因此僅以一二人的語音系統代表整個語言社會有失偏頗，何況這種「典型的發音人」在整個團體中所占比例若是極少數，其代表性也值得存疑。語言是動態的活動，我們必須透過各種對象及變異現象的研究，才能對茅埔圍、仁澤或整個宜蘭方言有較完整的認識。

調查典型的發音人是讓我們短時間內掌握一個方言音韻系統的方式，但是對於該方言之變異與變化，仍須透過不同年齡層的量化調查才能有更全面的瞭解。

洪惟仁（1992）調查的少數老年發音人陽入原調讀[32]，與陰入原調不分，然少數發音人的調查難以得知瑞穗整體語音現況。本文對於瑞穗方言老、中、青的調查，即在前人以傳統方言調查成果之基礎上，透過量化調查更詳細的描述分析瑞穗方言陽入調的變異。瑞穗方言陰、陽入調的分立或混同，乃依據韻尾的不同而有不同，[-p]、[-t]、[-k]尾的陽入原調多陰、陽入不分，但喉塞尾的陽入原調多數變體是喉塞尾脫落的中平長調[33]，僅 20.63%跟[-p]、[-t]、[-k]尾的陽入原調一樣讀[32]，變體[33]不管原調或變調都已經跟陽去調無異。

4.4 富里的陽入調及/o/音位

洪惟仁（1992）提及花蓮閩南語玉里以南屬高雄型的台灣優勢音，其之後的調查報告（洪惟仁 1997）將花蓮南部歸為混合型台灣優勢腔。洪惟仁（2003a: 165）曾論及陽入原調的優勢變體：

現在最強勢的是南部的高短調和北部的中長調。新泉音的高短調在台灣南部及澎湖、新竹、淡水之類同安腔比較流行，高降調可說是高短調的進一步發展，南部很通行；中長調是整個中部以北除西海岸的海口腔以外最普遍的變體，中短調[20]則是中長調的進一步發展，²⁴台中附近很通行，但在我們調查的老漳區和老泉區，勢力極微。

由此推論，其所謂的「高雄型的台灣優勢音」或「混合型台灣優勢腔」，其陽入調應為高短調。

至於有無南部盛行的展脣音[ə]，洪惟仁（1992）提及花蓮閩南語玉里以南屬高雄型的台灣優勢音，但該書在論及台東的[o]或者高雄的[ə]是優勢音時，卻認為前者比後者更優勢：

比如高雄人和台東人爭論誰的音「標準」，我們翻開方言地圖，馬上就會發現高雄和台東口音其實差不多。少數的差別像台東說「蠔仔」o³³ a⁵³，高雄說 ə³³ a⁴²，台東說「相招」sio³³ tsio⁴⁴，高雄說 siə³³ tsie⁴⁴，方言地圖表明像高雄的說法，只盛行於台南、高雄、屏東的大部分，其他地方很少這樣的口音，便知台東說 o³³ a⁴²、sio³³ tsio⁴⁴ 是優勢音。（洪惟仁 1992: 91）

因此當時玉里以南所屬的「高雄型的台灣優勢音」或「混合型台灣優勢腔」，可能只有圓脣音[o]，並無現今南部盛行的展脣音[ə]。以下我們分別討論富里陽入調及音位/o/的變體分布。

²⁴ 洪惟仁（2003a）聲調採三點制，因此這裡的[20]相當於本文的[32]。

4.4.1 富里的陽入調

富里方言現今是否有陽入調讀高短調[55]之特點，我們依據不同韻尾的變體分布來討論，表十六是富里陽入原調的變體分布：

表十六 富里方言陽入原調的變體分布

變體	方音	老年		中年		青年		全部		F	Scheffe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p	<u>33</u>	2.27	5.06	1.25	3.95	.00	.00	1.21	3.76	.96	-
	<u>32</u>	18.18	29.24	27.50	34.26	63.75	20.79	35.89	34.12	7.25**	青>中=老
	<u>55</u>	79.55	31.26	71.25	34.38	30.00	19.72	60.89	35.76	8.46**	老=中>青
-t	<u>33</u>	.91	3.02	1.00	3.16	.00	.00	.65	2.50	.48	
	<u>32</u>	19.09	25.87	36.00	30.98	68.00	13.98	40.32	31.57	10.49***	青>中=老
	<u>55</u>	80.00	25.30	63.00	30.57	28.00	10.33	57.74	31.80	12.94***	老=中>青
-k	<u>33</u>	3.64	8.09	1.00	3.16	.00	.00	1.61	5.23	1.41	
	<u>32</u>	15.45	24.23	21.00	23.78	49.00	24.70	28.06	27.74	5.64**	青>中=老
	<u>55</u>	80.00	26.46	77.00	22.14	50.00	26.67	69.35	27.92	4.38**	老>中=青
-ʔ	53	15.45	12.93	36.00	32.39	18.00	19.32	22.90	23.83	2.48	-
	<u>32</u>	7.27	15.55	17.00	25.41	46.00	23.19	22.90	26.73	8.97**	青>中=老
	33	19.09	29.48	11.00	14.49	29.00	19.12	19.68	22.73	1.64	
	<u>55</u>	58.18	38.16	36.00	28.75	7.00	4.83	34.52	34.63	8.67**	老>中=青

* $p<.05$ ** $p<.01$ *** $p<.001$

由表十六可看出富里方言陽入調的確有「高雄型台灣優勢音」之特點，高短調[55]目前仍為佔最多數之變體。例如[-p]陽入原調，高短調[55]的百分比平均數為 60.89% (SD=35.76%)；即便是喉塞尾陽入原調，高短調[55]的百分比平均數也是各變體中最多的，有 34.52% (SD=34.63%)，高於其他變體的百分比平均數。

然而富里的陽入原調，不論是[-p]、[-t]、[-k]或[-ʔ]韻尾，皆顯示高短調[55]隨著年齡層降低而減少。例如[-p]尾的陽入原調，老年的百分比平均數是79.55% (SD=31.26%)，中年為71.25% (SD=34.38%)，青年驟減為30.00% (SD=19.72%)。事後比較的結果，三個年齡層的百分比平均數是老年等於中年，兩者大於青年。高短調[55]雖然是多數變體，但因其隨著年齡層降低而減少，因此我們推論高短調[55]並非具有競爭力的強勢變體。

取代高短調[55]的新興變體是中降短調[32]，不論是[-p]、[-t]、[-k]或[-ʔ]韻尾，中降短調[32]隨著年齡層降低而增加。例如[-ʔ]尾的陽入原調，老年讀中降短調[32]的百分比平均數僅有7.27% (SD=15.55%)，中年為17.00% (SD=25.41%)，青年增為46.00% (SD=23.19%)。事後比較的結果，三個年齡層的百分比平均數是青年大於老年及中年。中降短調[32]雖然並非多數變體 (M=22.90%，SD=26.73%)，但其隨著年齡層降低而增加，因此中降短調[32]是各變體中最具競爭力的變體。

由表十六我們可以看出富里方言的陽入調的確有「高雄型的台灣優勢音」之特點，高短調[55]目前仍為佔最多數之變體。然而比較三個年齡層的百分比平均數後，發現最具競爭力的強勢變體並非高短調[55]，而是中降短調[32]。洪惟仁 (2003a) 預測高短調及中長調是陽入原調的強勢變體，中降短調[32]是弱勢變體，然而本文的調查卻得到相反的結果，陳淑娟 (2010) 關於台南市的調查也呈現類似的狀況。因此我們認為高短調[55]並非是一個具有競爭力的變體，中降短調[32]才是具競爭力的新興變體。

陳淑娟 (2010) 調查台灣北、中、南三個城市的陽入原調，發現陽入原調的變異造成聲調歸併的情形如下表 (陳淑娟 2010: 452)：

表十七 陽入原調的變異

韻尾	新調值	原調的新調	陽入變調與混	分布地區
		值混同於 哪個聲調	同聲調的變調 是否相同	
[-p]、[-t]、[-k]	[32]	陰入調	不同	台北市、彰化市、 台南市
	[33]	陽去調	同	台北市、彰化市
	[53]	陰上調	不同	台南市、北市同安腔
	[44]	陰平調	不同	台北市同安腔
	[32]	陰入調	不同	彰化市、台南市

西部閩南語的陽入原調北、中、南各有不同的表現，陳淑娟（2010）的調查發現台南市喉塞尾陽入調的表現跟台北市、彰化市並不相同。花蓮居民是西部的二次移民，其方音混雜融合更加快速，由此來對照台灣西部的調查研究結果，可以更明確的看出陽入原調此一新興音變的趨勢。[-p]、[-t]、[-k]尾陽入原調的變化趨勢很明確，都是趨向中降短調[32]，與陰入原調調值[32]相同，但陰入、陽入兩者的變調仍是壁壘分明，絕不混同。陳淑娟（2010：457）指出：「台灣閩南語[-p]、[-t]、[-k]尾的陽入原調變成中短調[32]，這是一種聲調的中調化，中調化是一種中和作用（neutralization），降調也比較自然不費力，因此『容易發音』是影響此音變的主要機制」。

至於喉塞尾的陽入原調，花蓮三個方言點的陽入原調亦呈現不同的趨勢，花蓮市及瑞穗喉塞尾陽入原調，多數的變體是丟失喉塞尾的中平長調[33]；富里陽入原調的舊變體是高短調[55]，中平長調[33]並非此地的多數變體，亦非具競爭力的變體。這印證了富里陽入原調的變化機制主要是自然演變，而非來自方言移借，舊變體是高短調[55]的富里，在高短調隨著年齡層降低而式微之際，世代間具競爭力的變體不是盛行於花蓮市、瑞穗的中平長調[33]。花蓮市及瑞穗的舊變體都是中平短調[33]，因此喉塞尾丟失的中平長調是這兩個方言點的優勢變體。聲調中調化是聲調演變的共同趨勢，富里

的喉塞尾陽入原調世代間最具競爭力的變體是中降短調[32]，而非移借自其他方言的中平長調。總之，富里方言陽入原調的確有「高雄型台灣優勢音」之特點，然而此特點已隨著世代遞減而衰退。

4.4.2 富里〈刀高_白〉類變體分布

探究富里的/o/是圓脣音[o]或展脣音[ɔ]，主要視其〈刀高_白〉類的語音，表十八是富里方言〈刀高_白〉類的變體分布。

表十八 富里方言〈刀高_白〉類的變體分布

方音	老年		中年		青年		全部		F	Scheffe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o	88.64	17.48	75.00	35.67	30.00	40.21	65.32	40.19	9.34***	老=中>青
ɔ	4.55	15.08	17.50	36.31	60.50	41.46	26.77	39.70	8.36**	青>老=中
ə	6.82	12.10	7.50	9.50	9.50	5.99	7.90	9.38	.22	

* $p<.05$ ** $p<.01$ *** $p<.001$

表十八顯示，富里〈刀高_白〉類共有圓脣音[o]、[ɔ]及展脣音[ə]三個變體。佔多數的變體仍是圓脣音[o]，其百分比平均數為 65.32% (SD=40.19%)；另一個舌位稍低的圓脣音變體[ɔ]，百分比平均數為 26.77% (SD=39.70%)，次於圓脣音[o]；最弱勢的變體是展脣音[ə]，百分比平均數僅 7.90% (SD=9.38%)。從這個數據看來，目前富里方言的〈刀高_白〉類主要是圓脣音，並非展脣音。

圓脣音[o]目前雖是多數變體，然此變體卻隨著年齡層降低而減少。老年保留[o]變體的百分比平均數高達 88.64% (SD=17.48%)，中年尚有 75.00% (SD=35.67%)，青年的[o]卻僅剩不到三分之一 (M=30.00%，SD=40.21%)，三個年齡層的百分比平均數有顯著差異，事後比較的結果是老年等於中年，兩者大於青年，圓脣音[o]隨著年齡層降低而減少，顯示圓脣音[o]並非強勢變體。隨年齡層降低而增加的變體是圓脣音[ɔ]，老年的[ɔ]僅 4.55%

(SD=15.08%)，青年驟增為 60.50% (SD=41.46%)，三個年齡層的百分比平均數有顯著差異，事後比較結果是青年大於老年及中年，顯示圓脣音[ɔ]為具有競爭力的變體。

5. 結論

花、東的居民為西部人的二次移民，因各族群混雜缺乏方音特色，相較於西部地區，過去一向較少花、東閩南語的研究，尤其社會方言學之研究更是付之闕如。本文關於花蓮閩南語三個方言點老、中、青三代之調查研究，彌補前人研究之空缺，透過調查花蓮市、瑞穗及富里三個方言點，描述分析花蓮閩南語的地理及世代差異，回答了以下四個研究問題。

(一) 三個方言點的方音差異：三個方言點〈箴箴_文〉類、「還」字及陽入原調的變體種類與分布不同。花蓮市的〈箴箴_文〉類有新泉音[im]及老漳音[ɔm]兩種變體，但瑞穗及富里多了新漳音變體[am]。花蓮市及富里〈箴箴_文〉類的多數變體是老漳音[ɔm]，瑞穗的新漳音變體[am]略多於老漳音[ɔm]。常用詞「還_錢」，富里僅有[in]，但花蓮市跟瑞穗有[äi]、[an]、[in]三種變體，此差異可能與當地移民來源有關，花蓮市跟瑞穗有來自台北泉腔區的移民，因此有同安腔變體[äi]，至於[an]變體應為[äi]的進一步演變。三個方言點最顯著的方音差是陽入原調的調值，花蓮市及瑞穗的陽入原調主要是中降短調[32]，但富里卻是高短調[55]佔多數。另外，現今花蓮市已無宜蘭腔的[uĩ]，〈香羌_文〉類僅老年保留極少數的[ian]，多數改讀[iɔŋ]。

(二) 各方言點共同的音變趨勢：花蓮閩南語音變趨勢一致的音類中，有世代差異的音類是〈入入〉類、〈刀高_白〉類及〈居居_文〉類。花蓮閩南語的〈入入〉類參與了[dz]→[l]的音變潮流，「靱類」〈入〉歸〈柳〉的速度最快，比較三個方言點，花蓮市「靱類」〈入〉歸〈柳〉的程度也最高。因濁齒音的有標性，且無擦音與之對立的[dz]在音韻結構中較為孤立，缺乏結構完整性下導致[dz]→[l]的音變。〈刀高_白〉共同的演變趨勢是/o/→/ɔ/，〈居居_文〉類老年是[i]變體佔多數，然而青年則趨向[u]，而〈居居_白〉類以[i]變體佔多數，

於是〈居居〉類形成文白分讀的趨勢。

（三）瑞穗陰、陽入不分或者分立：洪惟仁（1992）的調查發現瑞穗陰、陽入原調不分，然而並未有其他學者論及此現象，甚至洪惟仁（2019b）的地圖集也未提及瑞穗方言有此特點。從瑞穗老、中、青的調查，我們發現瑞穗方言因韻尾不同，而有陰、陽入不分或者分立的差異。[-p]、[-t]、[-k]的陽入原調，主要變體是[32]，的確趨向陰、陽入不分；喉塞尾陽入原調主要的變體是中平長調[33]，因此與陰入調[32]仍有清楚的區別。

（四）富里是否具備台灣優勢音或混合型台灣優勢腔之特點：洪惟仁（1992）的調查認為花蓮南部玉里以下及台東是高雄型的台灣優勢音，洪惟仁（1997）將花蓮南部歸為混合型台灣優勢腔。富里有南部混合腔陽入讀高短調[55]之特色，然而高短調[55]隨著年齡層降低而減少，並非具競爭力之優勢變體。另外，南部混合腔展脣音[ɔ]在富里為極弱勢的語音，〈刀高_白〉類多讀圓脣音[o]。

本文之貢獻有三：（1）釐清前人關於花蓮閩南語研究懸而未決的問題：洪惟仁（1992）曾提出瑞穗方言陰、陽入不分，之後不曾有學者討論此議題。本文透過老、中、青之調查，分析瑞穗方言陽入原調之變體分布，釐清瑞穗方言陰、陽入是否不分之疑問。瑞穗方言陽入原調乃因韻尾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變異，[-p]、[-t]、[-k]尾的陽入調，趨近[32]，朝向陰、陽入原調不分；但喉塞尾的陽入原調則不然，喉塞尾的陽入原調多數讀中平長調[33]，原調及變調都與陽去調相同，而與陰入原調[32]仍有清楚的區別。（2）比較花蓮三個方言點聲、韻、調的差異：過去雖然洪惟仁（1992, 1997）論及花蓮閩南語的地理分布，其基於語言連續性之觀念，僅有北部為宜蘭偏漳腔及花蓮南部為混合型台灣優勢腔等概念，對於各地實質的方音差異及變異仍未能瞭解。本研究彌補此研究空缺，具體描述分析三地的方音差異，三地的方音差異主要為〈箴箴_文〉類、「還」字及陽入原調，此三類在各地有不同的變體分布。

（3）藉由比較分析花蓮老、中、青的方音差異，預測其共同的音變趨勢：本研究顯示花蓮閩南語跟台灣閩南語普通腔一致，參與[dz]>[l]的音變潮流以及〈居居〉類文白分讀之趨勢，而〈刀高_白〉[o]>[ɔ]的趨向，與台灣南部展

脣化之趨勢有所不同。由於客語不分/o/、/ɔ/，亦無展脣音[ɔ]，花蓮客家族群的比例高於西部的非客語區，當地中、老輩的客家人甚至以閩南語為主要溝通語言，在此族群混雜的環境中，方言接觸亦可能催化方言的潛在音變動機，加以五元音是世界最無標、最自然的元音系統，皆亦有助於花蓮閩南語[o]趨近[ɔ]之發展。總之，本文透過花蓮三個地理分布區及不同世代的調查研究，釐清花蓮閩南語過去尚未釐清的問題，且分析三個方言點的差異及共同的音變趨勢。不僅完整細膩地描述花蓮閩南語的各地音變，並解釋分析其紛雜的語言現象。

引用文獻

- Labov, William. 2001.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Social Factors*. Oxford: Wiley Blackwell.
- Maddieson, Ian. 1984. *Patterns of Soun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wartz, Jean-Luc, Louis-Jean Boë, Nathalie Vallée and Christian Abry. 1997. Major trends in vowel system inventories. *Journal of Phonetics* 25: 233-253.
- 石子強. 1988. 〈美國社會語言學家拉波夫的談話〉, 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編《語言學論叢(第15輯)》, 236-251。北京: 商務印書館。
- 呂嵩雁. 2006. 〈後山客家話與閩南語的語言接觸現象初探〉。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台灣語文暨文化研討會。2006年4月29日。台中: 中山醫學大學。
- 李仲民. 2009. 《從語言地理學論台灣閩南語語言地圖的編製觀念與方法——以台灣東北部閩南語為樣本》。台北: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洪惟仁. 1992. 《台灣方言之旅》。台北: 前衛出版社。
- _____. 1997. 《台灣東部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 東部及屏東、澎湖部份》。台北: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報告。
- _____. 2001. 〈閩南語有標元音的崩潰與介音化〉。《聲韻論叢》10: 243-473。
- _____. 2003a. 《音變的動機與方向: 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新竹: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_____. 2003b. 〈台灣話 j 聲母的衰退: 一個社會方言學的調查研究〉。第八屆國際暨第二十一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2003年10月25-26日。高雄: 高雄師範大學。
- _____. 2003c. 〈結構擴散: 以台灣話的音變為例〉。第36屆國際漢藏會議。

- 2003 年 11 月 28-30 日。墨爾本：樂卓博大學。
- _____. 2005.〈從兩個時期製作的方言地圖看臺灣閩南語的變化〉。第九屆閩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2005 年 10 月 25-27 日。福州：福州師範大學。
- _____. 2012.〈閩南語入字頭（日母）的音變潮流〉。《臺灣語文研究》7.2: 1-33。
- _____. 2016.〈臺灣的社會地理語言學及其理論〉。《臺灣語文研究》11.1:115-168。
- _____. 2019a.《臺灣語言的分類與分區：理論與方法》。台北：前衛出版社。
- _____. 2019b.《臺灣語言地圖集》。台北：前衛出版社。
- 康培德（編）。2005.《續修花蓮縣志（民國七一年至民國九十年）族群篇》。花蓮：花蓮縣政府。
- 張屏生。2000.《台灣閩南話部分次方言的語音和詞彙差異》。屏東：國立屏東師範學院。
- _____. 2007.《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論述篇》。台南：開朗雜誌。
- 張福興（監修）、駱香林（主修）、苗允豐（編纂）。2002.《花蓮縣志》（再版）。花蓮：花蓮縣文化局。
- 許慧如。2016.〈變動中的台語：台語/o/音素三種主要讀音的現狀分析〉。《東吳中文學報》31: 303-328。
- 陳淑娟。2009a.〈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及陰、陽入聲調的變異與變化——台灣閩南語的字表調查分析〉。《台灣語文研究》3: 151-172。
- _____. 2009b.〈台南市方言的語音變異與變化〉。《聲韻論叢》16: 137-176。
- _____. 2010.〈臺灣閩南語新興的語音變異——台北市、彰化市及台南市元音系統與陽入原調的調查分析〉。《語言暨語言學》11.2: 425-468。
- _____. 2013.〈社子方言的語音變異與變化〉。《語言暨語言學》14.2: 371-408。
- _____. 2014.〈龜山島方言的語音變異與變化〉。《政大中文學報》21:213-244。
- _____. 2017.〈宜蘭溪北溪南方言的語音變異與變化〉。《臺灣語文研究》12.2: 187-215。
- _____. 2018.〈方言移借或自然演變——新竹老同安腔內部之差異及變化〉。

- 《國文學報》64: 251-286。
- _____. 2019. 〈新竹老同安腔閩南語央元音的衰退及元音系統的重整〉。《清華學報》49.3: 545-577。
- 陳淑娟、杜佳倫. 2011. 〈臺北市泉腔閩南語央元音的變異與變化〉。《臺大中文學報》35: 329-370。
- 陳淑娟、陳彥君. 2017. 〈小琉球及綠島閩南語音變的比較研究——兩個偏泉腔離島方言的調查分析〉。《臺大中文學報》59: 305-350。
- 黃新興. 1996. 《續修花蓮縣志》。花蓮：花蓮縣政府。
- 楊秀芳. 1991. 《臺灣閩南語語法稿》。台北：大安出版社。
- 董忠司. 2001. 《福爾摩沙的烙印：臺灣閩南語概要》。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廖瑞昌. 2004. 《台語入聲調之現況研究》。新竹：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及其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鄭良偉、謝淑娟. 1978. 《台灣福建話的語音結構及標音法》。台北：臺灣學生書局。
- 鄭榮. 1999. 〈宜蘭方言的語音變化〉。《聲韻論叢》8: 441-460。
- 鍾露昇. 1967. 《閩南語在臺灣的分布》。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報告。

[2019 年 10 月 13 日收稿；2020 年 4 月 18 日修訂稿；2020 年 8 月 26 日接受刊登]

陳淑娟

國立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

suchuan@mail.nd.nthu.edu.tw

【附錄 1】三個方言點受訪者基本資料

1. 年齡、性別組合人數

		花蓮市 31 人		瑞穗鄉 32 人		富里鄉 31 人	
年齡 \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老年 / 1950 前出生 (61 歲以上)		5	5	5	6	5	6
中年 / 1950-1969 (40-60 歲)		5	6	6	5	5	5
青年 / 1970 以後 (20-39 歲)		5	5	5	5	5	5

2. 年齡、性別、教育程度人數統計

花 蓮 市	年齡			性別		教育程度			
	老	中	青	男	女	小學 及以下	國中	高中	大專 以上
	10	11	10	15	16	7	4	5	15
	32.2%	35.4%	32.2%	48.4%	51.6%	22.6%	12.9%	16.1%	48.4%

瑞 穗 鄉	年齡			性別		教育程度			
	老	中	青	男	女	小學 及以下	國中	高中	大專 以上
	11	11	10	16	16	6	6	5	15
	34.3%	34.3%	31.3%	50.0%	50.0%	18.8%	18.8%	15.6%	46.9%

富 里 鄉	年齡			性別		教育程度			
	老	中	青	男	女	小學 及以下	國中	高中	大專 以上
	11	10	10	15	16	7	9	7	8
	35.4%	32.2%	32.2%	48.4%	51.6%	22.6%	29.0%	22.6%	25.8%

【附錄 2】本文調查閩南語涉及之音類、詞例及語音變體

語言項			詞例	語音變體
	《彙音妙悟》音類	《雅俗通十五音》音類		
聲母	入	入	日頭/寫字/二十/當然/鬧熱/忍耐/認真/天氣熱/萬事如意/潤餅/肉真韌	[dz]、[l]、[g]
韻母	科	檜	會飛/牛皮/碗粿/牛尾/棉被/揣人/過年/襪仔/月娘	老泉音[ə]、新泉音[e]、漳音[ue]
	雞	稽	雞肉/初一/細漢/真濟/鞋仔/逛街/土地/真狹/映燒/海底	老泉音[əe]、新泉音[ue]、漳音[e]
	杯	稽	八十/袂曉/買菜/賣菜/寫批	泉音[ue]、漳音[e]
	居(白)	居(白)	煮菜/擲箸/規矩/豬肉/老鼠/鋸仔/身體虛/魚仔/番語/國語	老泉音[i]、新泉音[u]、漳音[i]
	居(文)	居(文)	女中/旅社/考慮/拒絕	
	青	更	生团/三更半暝/破病/晒醒/古井/青菜/你姓啥物/紅嬰仔/歌星	泉音[i]、漳音[ẽ]
	恩	巾	一斤/恨/附近/筋骨/銀行/樹根/恩情/巾仔/芹菜/根本	老泉音[in]、新泉音[un]、漳音[in]
	關	官	橫的/關門	泉音[uĩ]、漳音[uãi]
	雙	經	還錢	[ãi]、[an]、[iŋ]
韻母	科	伽	布袋/請坐/長短/一塊/倒退/田螺/落雪	泉音[ə]、漳音[e]
	科	糜	食糜/小妹	老泉音[ə]、新泉音[e]、漳音[uãi]、[ue↓]

韻母	居	𨔵	君士象/故事/歷史/思想/自由	老泉音[i]、新泉音[u]、漳音[u]
	關	觀	台北縣/真懸/慣勢	老泉音[uĩ]、新泉音[uāi]、漳音[uan]
	箴	箴	蔘仔	老泉音[im]、新泉音[im]、老漳音[ɔm]、新漳音[am]
	梅	糜	媒人	泉音[m]、漳音[uāi]、[ue↓]
	梅	檜	梅仔	泉音[m]、漳音[ue]
	刀	高	好人/蚵仔/鎖匙/糕仔/帽仔/真洵/討錢/阿婆/珠寶/菜刀	[o]、[ɔ]、[ə]
	香	羌	思想/獎金/著傷/相片/影響/欣賞/相信/上班/鄉鎮/將來	泉音[iəŋ]、漳音[iaŋ]
聲調	陽平變調		前字變調：紅桃/勞保/紅塗/長褲/油漆/排骨/牛皮/牛尾/棉被/長短/田螺/芹菜/流血	泉音為低平調[21]、漳音為中平調[33]
	陽入原調		-p 疊/事業/真捷/聯合/八十/複雜/練習/適合/姓葉/威脅 -t 白賊/滑滑/老實/處罰/拒絕/特別/價值/手術/直直/活佛 -k 面熟/郵局/縛/中毒/制服/曝/大學/真俗/家屬/家族 -ʔ 踏/中藥/嘴舌/一疊/乞食/一頁/烏白/好額/一盒/生活/毋著	[-p]、[-t]、[-k]尾的變體在台灣有[55]、[34]、[33]、[32]。 [-ʔ]尾的變體若未丟失喉塞尾則與[-p]、[-t]、[-k]尾變體一致，若丟失喉塞尾後變體為[53]、[44]、[33]。

【附錄 3】無顯著差異或共同演變音類之調查結果

1. 〈青更_白〉類花蓮市、瑞穗、富里〈青更_白〉類的變體分布

地區	方音	老年		中年		青年		全部		F	Scheffe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花蓮市	ĩ	21.00	24.70	27.27	17.94	20.00	9.43	22.90	18.11	0.49	—
	ẽ	79.00	24.70	72.73	17.94	74.00	13.50	75.16	18.77	0.31	—
瑞穗	ĩ	30.00	20.00	28.33	25.17	41.11	24.72	32.50	23.28	0.86	—
	ẽ	70.00	20.00	71.67	25.17	50.00	18.71	65.00	23.14	2.98	—
富里	ĩ	23.64	20.63	13.00	13.37	22.00	16.19	19.68	17.22	1.14	—
	ẽ	76.36	20.63	87.00	13.37	75.00	14.34	79.35	16.92	1.58	—

2. 〈恩巾_文〉類花蓮市、瑞穗、富里〈恩巾_文〉類的變體分布

地區	方音	老年		中年		青年		全部		F	Scheffe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花蓮市	un	19.00	7.38	20.91	5.39	24.00	5.16	21.29	6.19	1.75	—
	in	81.00	7.38	77.27	6.47	71.00	7.38	76.45	7.98	5.12*	老>青
瑞穗	un	20.91	5.39	20.83	2.89	21.11	3.33	20.94	3.90	.01	—
	in	79.09	5.39	79.17	2.89	78.89	3.33	79.06	3.90	.01	—
富里	un	18.18	13.28	20.00	.00	23.00	6.75	20.32	8.75	.79	—
	in	81.82	13.28	80.00	.00	77.00	6.75	79.68	8.75	.79	—

3. 〈杯稽_白〉類花蓮市、瑞穗、富里〈杯稽_白〉類的變體分布

地區	方音	老年		中年		青年		全部		F	Scheffe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數	標準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	差%		
花蓮市	ue	18.00	17.51	20.00	12.65	24.00	8.43	20.65	13.15	.52	—
	e	82.00	17.51	80.00	12.65	76.00	8.43	79.35	13.15	.52	—
瑞穗	ue	16.36	12.06	16.67	14.35	22.22	6.67	18.13	11.76	.75	—
	e	83.64	12.06	83.33	14.35	75.56	8.82	81.25	12.38	1.36	—
富里	ue	7.27	10.09	18.00	6.32	30.00	17.00	18.06	14.93	9.52***	青>老
	e	92.73	10.09	82.00	6.32	70.00	17.00	81.94	14.93	9.52***	老>青

4. 〈科糜_白〉類花蓮市、瑞穗、富里〈科糜_白〉類的變體分布

地區	方音	老年		中年		青年		全部		F	Scheffe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花蓮市	uăi	30.00	34.96	18.18	33.71	15.00	24.15	20.97	31.02	.64	—
	uê	65.00	33.75	72.73	41.01	80.00	34.96	72.58	36.14	.41	—
瑞穗	uăi	9.09	20.23	0.00	.00	16.67	25.00	7.81	18.44	2.32	—
	uê	90.91	20.23	100.00	.00	66.67	50.00	87.50	31.11	3.56*	中>青
富里	uăi	31.82	46.22	25.00	42.49	.00	.00	19.35	38.03	2.15	—
	uê	65.18	46.22	75.00	42.49	100.00	.00	80.65	35.03	2.15	—

5. 〈梅麩_白〉類花蓮市、瑞穗、富里〈梅麩_白〉類的變體分布

地區	方音	老年		中年		青年		全部		F	Scheffe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花蓮市	uě	50.00	52.70	54.55	52.22	70.00	48.30	58.06	50.16	.42	—
	uĩ	20.00	42.16	9.09	30.15	30.00	48.30	19.35	40.16	.70	—
	uãi	30.00	48.30	9.09	30.15	.00	.00	12.90	34.08	2.21	—
瑞穗	uě	54.55	52.22	58.33	51.49	77.78	44.10	62.50	49.19	.61	—
	uĩ	36.36	50.45	33.33	49.24	11.11	33.33	28.13	45.68	.87	—
	uãi	.00	.00	8.33	28.87	.00	.00	3.13	17.68	.82	—
富里	uě	81.82	40.45	50.00	42.70	70.00	48.30	67.74	47.52	1.21	—
	uĩ	.00	.00	.00	.00	10.00	31.62	3.23	17.96	1.05	—
	uãi	18.18	40.45	50.00	42.70	20.00	42.16	29.03	46.14	1.59	—

6. 〈梅檜_白〉類花蓮市、瑞穗、富里〈梅檜_白〉類的變體分布

地區	方音	老年		中年		青年		全部		F	Scheffe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花蓮市	uě	50.00	52.70	54.55	52.22	70.00	48.30	58.06	50.16	.42	—
	uĩ	20.00	42.16	9.09	30.15	30.00	48.30	19.35	40.16	.70	—
	uãi	30.00	48.30	9.09	30.15	0.00	.00	12.90	34.08	2.21	—
	ue	.00	.00	27.27	46.71	0.00	.00	9.68	30.05	3.39	—
瑞穗	uě	54.55	52.22	58.33	51.49	77.78	44.10	62.50	49.19	.61	—
	uĩ	36.36	50.45	33.33	49.24	11.11	33.33	28.13	45.68	.87	—
	uãi	.00	.00	8.33	28.87	.00	.00	3.13	17.68	.82	—
	ue	9.09	30.15	0.00	.00	.00	.00	3.13	17.68	.95	—

地區	方音	老年		中年		青年		全部		F	Scheffe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富里	uẽ	81.82	40.45	50.00	42.70	70.00	48.30	67.74	47.52	1.21	—
	uĩ	.00	.00	0.00	.00	10.00	31.62	3.23	17.96	1.05	—
	uãi	18.18	40.45	50.00	42.70	20.00	42.16	29.03	46.14	1.59	—
	ue	.00	.00	0.00	.00	.00	.00	0.00	.00	.00	—

A Study of Sound Variation and Sound Change in the Taiwanese Southern Min of Hualien: A Survey of Three Varieties—Hualien City, Juisui and Fuli

Shu-chuan CHEN, Yen-chun CHE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cademia Sinica

This study examines three varieties of the Taiwanese Southern Min dialect in Hualien: Hualien City, Juisui and Fuli. Firstly, we discovered that differences in sound variation occur mostly in the “Zhen¹/Zhen¹ literary 箴箴文” rhyme group, the word “Huan² 還” and the lower register entering tone. Moreover, the following trends appear in all three dialect areas: the sound change pattern of [dz]>[l]; a trend toward vernacular and classical reading differences for the “Ju¹/Ju¹ 居居” rhyme group; the phoneme /o/ developing into [ɔ]; and the lower register entering tone with [-p], [-t] and [-k] endings is trending toward becoming a mid-falling tone [32]. As for the Juisui dialect, the glottal stop ending in the lower entering tone is lost, with the tone changing to a mid-level tone [33], thus merging with the yang departing mid-tone. This paper applies the theory of structural diffusion to explain the [dz]>[l] shift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volution of lower entering tone with different endings. In addition, we use the catalytic evolution theory and the categor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vowel system to explain the evolution of vowels in Hualien.

Key words: Hualien Southern Min, sound change, lower entering tone, structural diffusion, vowel system